



懲戒録

伊6
4069
5-4



冊 9年6
號 4069
卷 5-4



懲必錄卷之

辰巳錄

有旨祗受後馳 啓賊勢及防禦形止狀

二月十日後

二月十七日同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東坡

祗受自天兵退駐開城京都咫尺尚未克復痛憤欲

死臣竇欲憑仗 天威督合諸陣以為進退之計而

適於幸州之戰我軍大捷賊氣愈衰此正可乘之機

而不意權慄聞賊欲再犯之言遽為移陣於坡州忠

清監司許頊建議副將曹大坤皆以本道空虛賊勢



方急亦相繼駐兵於安城穰山之間其他義兵等皆
因軍糧之絕亦聚而散諸處把截之舉一操虛跡事
無可為連日祈息於在此 天將而托言當出萬全
不肯進兵尤為痛悶賊氣大抵衰減我軍若能連營
漸逼大作形勢分遣銳卒處處攻勦使賊騷然不安
則必為棄城逃走而非徒軍律久懈人各異心猝難
驅策而大患尤在於無食周知所處

料理軍餉狀 三月五日

前月十九日右副承旨成貼李提督雖已退駐而南
方炮手數萬令方出來以此意曉諭人民使之鎮定

其心第加措運糧草善待 天兵毋致缺之事有
旨二十四日右副承旨成貼今見李德馨等書於李
提督令將前進前頭糧餉馬草卿其極意措備毋致
缺之以待事有 旨書狀臣並在東坡極受當初
天兵乘破竹之勢鼓行而進遠近之民咸謂京都指
日可復其未死二者稍稍還集不意大軍一退人心
失望驚懼無復固意臣亦為此留駐東坡曉諭人民
略以些少皮穀分賑饑民而心勞事拙百計狼狽目
前慘酷之狀則飢饉民生提挈老少聞臣在此庶望
救活日來集者無慮千百而無穀可濟重以近日

德政錄卷十
風雨大作枕藉而死者日或八九拊膺焦心無可如何春耕斲種尚未入土環顧四方蕩無儲穀之虞魚聚涸轍不日將糜爛無餘極為痛迫 天兵支待糧餉則除已散給外時方見在之數米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二石豆七千一百一十三石米則稍優而豆甚不足然大兵登時進到猶可支吾而今既曠日持久此處坐食之軍亦廣如李釐所率及高彥伯曹好蓋之軍皆為仰給於此今又鄭有玄朴名賢之軍來到連川亦告乏糧臣欲令退去則京賊猶熾欲令仍留則糧無可辦之路事之難處至於如此臣之初意則

欲以忠清金羅旌運之穀益以唐糧數萬餘石支給天兵至於京畿江原道零瑣收合之穀則不之以補 天兵一日之需而竭取無餘則軍糧民食皆無所出故欲稍留贏餘以備本處之需不意 天兵久留戶曹及運糧之官急於目前之窘京畿各官所儲及江原道鐵原安峽伊川等邑所儲幾盡取來無復餘穀今 天兵未易前進而我兵舉皆饑困不能成軍此處揚州高陽交河等邑之民經年與賊交戰頗皆精銳近日高彥伯所率捕賊者皆是此軍若得萬餘石之穀則數千精兵可以立聚其於討賊必有其

效而頓無辦糧之策其將奈何傳聞一經略已到義州等處未知進兵之期的在何日大抵唐糧三四萬石來到此處然後可無狼狽之患

論京城賊勢且節制諸將各有統屬處處邀仍乞請宋經略送南方精卒于忠清等道

一使先勦滅漢江以南屯守之賊以斷賊歸路

狀癸巳三月五日

城中賊勢則諸處艘探之人逐日來告而所言不一惟高彥伯之軍皆是京城揚州等處之人故其所哨探之辭頗得其實又據逃回人供招大緊京中賊勢

近日多數聚會當初天兵始到之日賊兵甚少自肅清門截義門東小門皆無守城之賊北邊蕩然空虛只有南邊一帶以及山頭有賊而甚為踰踈又於幸州之賊死者大半今則北賊盡入京城原州之賊亦為來聚城中如興德洞栢子亭洞等處賊兵皆屯守自南大門以及慕華館近處賊陣連絡龍山倉則平壤敗歸之後設城屯據漢江亦有賊陣橫結浮橋以相通行而沙平院穿峴一路賊兵亦多出沒焚蕩臣以此未嘗不痛恨於天將之一失機會使至於難圖也臣每念用兵制勝惟當先得形勢而已形勢既

得則雖弱可以制強今賊既屯據京邑憑恃險阻而
龍山等倉尚有餘穀主客勞逸之形懸然不同如非
天兵大勢進勦則我兵難以輕進也但賊兵千里連
屯自漢江以南直至慶尚道孤軍深入而左右皆有
我軍若能約束諸處官義之兵先擊道路往來之賊
使首尾斷絕則京城之賊雖以鐵為城不得不動矣
伺其遁歸之際後後追擊可以全勝而我國將士一
無致力之人至於義兵自京畿以及忠清道無慮五
十餘將而不受節制於官軍判濩垂離日就散亡勢
難有為而官軍則其數亦少率皆拱手旁觀一不下

手人有問之則必曰姑待唐兵極為痛心臣方頗為
節制各以近處之軍分屬武將使有統屬如揚州加
平坡州長湍豐德高陽交河抱川積城朔寧漣川永
平之軍則屬於高彥伯使之勦截京城東北及碧蹄
迎曙等處之賊利川驪州楊根砥平陰竹陽智等邑
之軍及召募使俞大進義兵將李軼等軍屬於助防
將邊應星使之勦捕竹山陽智金亮等處之賊廣州
龍仁果川及義兵將金琢等軍屬於廣州牧使李箕
賓勦捕沙平阮穿峴龍仁等處之賊金羅兵使宣居
怡在禿城故使之節制通津金浦陽川幹川安山水

原南陽振威陽城安城之軍分付別將使與李箕贊
邊應星等相對攻擊沙平院以下一路之賊而忠清
巡察使許頊兵使李沃駐軍於稷山安城之間遮蔽
東路以護糧道且以勦截竹山以下之賊而各處義
兵尤多亦當有所統屬如竹山義兵則屬於洪季男
鎮川義兵陰城義兵忠州社倉義兵槐山報恩等處
義兵亦皆擇其中可任者分統責以勦擊其處之賊
而如有惰慢自便逗遛不進撓敗軍機者一切以軍法
從事則旬日之間人心齊奮士氣頗振賊卒庶幾有
望矣聞忠清道義兵則受制於建義大將沈守慶故

本道巡察使以下不敢行其號令而守慶遠在牙山
軍機之事項刻變遷策應之懸瞬息難達往來重
命於遠處豈能保其不失機會 朝廷急速以此意
馳諭于建義大將使行其節制龍山倉火攻一策臣
亦料理已久故忠清水使丁傑近日率舟師往來於
龍山之下者有日又令京畿水使李頊及倡義使金
千鎰各率舟師以助聲勢又借火箭數十下 天將
送于丁傑使之相機善處但龍山地勢江面有斷壩
倉在其內我軍若容易下陸為賊所掩則必至奔敗
故臣令丁傑等逐日耀兵使之牽掣賊兵而別令陸

軍乘夜從後以進以試火策而將帥軍卒必須精鍊
敢進素諳地形之人然後乃可故至今未試從當百
分詳審處置計料之臣嘗觀兵書云攻堅則瑕者堅
攻瑕則堅者瑕故用兵之道先自敵人瑕而攻之則
堅者自解今賊之精兵盡聚城中法不可速攻而漢
江以南往來之寇則皆是羸兵疲卒輸運上駝之賊
擊之易勝且水路自開城府到江華自江華渡通津
道路無阻而南方糧穀亦多饋餉甚易若以南方炮
手數下統於猛將從水路繞出賊後與我軍作為形
勢乘其不意直進勦擊蜂屯蟻雜之寇豈能支吾漢

江以南之賊可一舉蕩盡則忠州以北賊路斷絕京
城之賊將不攻自潰如此然後大軍從後鼓行以進
與前軍合勢姑留其歸路而追擊之賊當隻騎不返
此甚今日之第一奇策前日頗言於在此 天將而
率皆武人能踈莫冒念聽宋經略已到其處悉以此
意傳告幸而見聽則非徒我國之幸亦天下之幸也
鄭希玄朴名賢等軍亦聞來到揚州令與高彥伯李
時言等連營以越東路而軍糧不繼京畿各邑及江
原道伊川平康安峽等邑些少之穀盡數括取以為
天兵之糧更無可措之勢惟此一事計無所出民間

無斗粟之儲而前日募粟事自太重今經半年尚無
應募之人中流矢一壺千金今豈可計其多少亦
乞 朝廷悉速講究得粟之策如無食則雖有精兵
萬數許多計策而皆無可用矣此臣之日夜焦心不
知所出者也

倭書上送狀

癸巳三月七日在東坡

倭書呈禮曹一封查將留置其處只為謄示故改書
上送又忠清水使丁傑了倭書一道并為上送此乃
事機之甚重者朝廷急速詳議指揮大槩倭奴之
為此者情狀有三平壤見敗之後又敗於率州精銳

幾盡今雖北道原州等賊來聚一城而 天兵在後
我國之軍多在南方歸路水使丁傑李顯及金千
鎰等各以舟師橫截江口高彥伯之軍連日血戰於
城東我軍無所損失而賊兵多死所謂孤軍深入難
善其歸黠虜固已破膽一也經年遠鬪兵疲意沮士
卒思歸而兇尚不許故欲藉此而歸報關伯得還其
國二也欲以講和之言姑緩 天兵而留待其兵之
後至者添兵肆毒三也臣竊觀 天將處置言語自
前用兵之意未果而雜出於講解退兵之計今因此
事其計益行故昨日臣與金命元同進查將之處欲

見意思所在查將以傷寒卧病辭謝不見夜間查將
密遣家丁到臣所接慶傳查將之言云病差則吾當
親到倭所哄他先為圖出 王之其意欲令臣作答
書與倭臣答云倭賊弱則詐和緩兵例也前於臨津
及平壤之戰亦皆如此何可信聽而陷於奸計乎况
老爺前於平壤已入城見倭而旋即用兵倭奴固已
懷憤今不可親見凶賊明矣至於作書本國於此賊
有窮天極地之讐雖死豈有講和之理以此謝遣而
今朝查將更招通事云今日病歇須通于元帥議
政與之議事云未知所言如何大槩中國厭於用

兵欲許貢退兵以息生靈之禍而在我國則大讐未
復而兵方賓弱欲藉他兵以復故有此難處之事而
迤邐之間糧食匱竭軍民潰散則雖有可乘之機力
戰之將勇銳之卒皆無可用之處事勢之急日甚一
日極至空補也

馳 啟王參將欲逃探漢南賊勢狀同日

昨日王參將照言於臣欲遣商兵二十人沿海路往
探漢江以南之賊蓋疑慮清道義在得亦山譙來到
開城於路上見唐人言先擊南路之賊則京城之寇
自潰唐人言王參將參將即梁山譙問計照書於臣

臣答書極贊其計之妙又定軍官密軍人下名護送
唐將與山無似行此計之利則京中之賊根本斷絕
勢必難久大軍從後襲進而諸軍四面蹙之則必能
全勝極為喜幸王書及臣答書騰書上送近觀天
將所為二因南軍北軍未能和協大功遷延實在於
此伏聞大經略已到平壤云如蒙經略肯諾則實為
今日恢復之第一策近日各處軍兵頗有奮勵勦賊
之效而只以糧食不繼未能有為如天兵不時前
進則以軍糧除出餉士以收一戰之効勢不得不
爾

馳 啓兩湖事勢危迫參酌處置狀癸巳三月十日

在東

此處 天將糧料大喫前已馳 啓人據戶曹判書
空誠中分急曾判言和忠况所報米豆幾三四萬餘
石 天兵糧餉稍可支吾至於馬草時方陸續輸運
當初提督選兵非因糧乏一事只緣相路進蹉跌
轉輾至此坐失機會真可痛心臣又有所慮者兩湖
幸未盡經兵火頗緩於他道而自前年調度諸役皆
出於此且李汝在遠之軍中道消散盡失旅資督運
未乙兵他處在官區作弊後微割公私恐有紀極

民力殫竭。而儲蓄蕩盡。先善。致被兵之憂。使國忠清道
黃澗。永清。清州等地。四無人烟。但聞風水之聲。而自
忠州以上之賊。殺掠甚。於秋冬大抵。賊雖有大軍在
西。不即。而雄據。色。更。漢江以南。其。虛
衝。在。兩湖之境。則。何以禦之。假。以。還歸。而
糧盡之賊。欲取。郡。邑。餘。孽。以為。其。亂。以。搶。掠。勢。所
宜。有。今。南方之勢。極。為。危。迫。而。天。兵。支。待。軍。糧。盡
在於。稷。山。之。間。其他。糧。草。輪。運。來。在。路。傍。者。已。多。為
賊。所。掠。不。徒。此。也。京。畿。郡。縣。初。聞。天。兵。之。至。只。以
支。供。為。急。盡。忘。備。賊。之。事。右。道。各。官。守。令。如。果。川。抱

川仁川富平南陽通津盡數分之差使員棄其官
守盡率一境之人奔走諸處至如義兵聚令之人亦
稱天兵支待運糧負草散軍獨處不復以討賊為
心臣竊深憂之急速行移平京畿左巡察使成諒令
約束左道軍兵且傳通我兵合勢把截而往復遷延
已經旬朔前月十七日以後漢江以南賊勢愈盛抱
川於川果川冬原近處無不被蕩人民駭散雖有全
羅兵使宣居於居守充城僅能自保其他更無邀截
之軍加以軍食匱乏京畿郡邑無少之穀已為竭取
無餘雖欲調兵禦賊而飢困頓斷夕將盡之民何

用於戰陣臣之初意曾已慮其故天兵糧料則只以南
南邊軍運之數以並唐糧數萬餘石庶幾公等侍刃至
於江原道京沂之穀則姑未甚取以為我國軍需此
計未行今到無可奈何之地徒為固措京沂左監司
成泳才器劣弱識慮不長不足以當事於危迫之際
近日處置未免踈漏左道之害尤甚可慮而顧難得
人以代則亦不足以濟事故臣固未敢請適 朝廷
更加商量處置忠清道牙山等處倉穀則本道巡察
使許頊馳報內御史姜籤竭取轉輸更無餘儲極為
可悶云臣意此處軍糧略已措辦兩湖之穀雖不可

不運而亦當稍存贏餘以備不虞之用似為便當若
兩湖板蕩軍民潰散而不可復收賊兵乘虛掩其無
備則國家根本之寄更在何地此等曲折更令該司
十分商量處置

論軍糧民食狀

天兵退駐平壤後條陳軍中事宜狀

賑救飢民狀

並見本集

有 肯祗受後論碧蹄敗北緣由狀

今見李提督則深以我國軍兵善遁為戒碧蹄之戰

未知何將奪此知其詳數啓闡事本月初七日同
副承旨成貼有旨言狀臣在東坡祇受臣觀於前世
亂之時必有一二將才而今時則絕之雖統率軍
兵而部分不明約束不嚴紛然雜糅有同趨市之人
及其遇敵之際望風奔潰不可收拾國事之至此者
不過因此而然耳加以軍不精練而將無撫循之素
下多飢困而上無吮疽之惠將卒之心不相合一何
能使之赴蹈湯火乎近觀諸陣中惟高彥伯所率楊
州之軍頗從彥伯指揮出入戰陣不避死生蓋緣彥
伯平時頗得士心與同甘苦臨事約束堅明故如此

只恨其軍數少不能摧却大敵耳至於他將則誅殺
軍士非不多而士卒益不用命以此知為將之道不
專在於嚴酷也其日碧蹄之戰臣在坡州見天將
初無彌令約束之事早朝高彥伯隨李將先進碧蹄
斬殺倭賊甚多李將率軍陣于前路十里餘及提督
不意挺身獨出馳去欲親自體探不為戰備李將聞
提督之去從他路隨進未及合勢而天兵已為退
來若於交戰之際我軍精銳數千從傍突出橫擊賊
陣則似當不至於敗衄而未能為之若論其罪則李
將當之矣此日之事天將自無彌令所致不但

罪在我軍其將臣猶在彼州而元帥金命元隨天
將存後日具其言更事詳問處之高碧蹄之役各官
出站下入以輸運軍草之人爭先爭踊不避塞前
道與軍兵相雜俱足或多為賊所害者云大功不成
還延至此者實此日一戰為宗定志至今徒切痛惋
馳啓我軍糧由且請賞恤遺以狀三
忠清道前防將洪季男傑呈內陳中自備軍糧百餘
石在新昌地山寺結運御史以天兵支待全數封
閉他無餉士之路士皆潰散陽竹之賊倍前鴟張而
助防將慶於賊兵要衝之地散軍獨存束手無策不

勝悶慮云云義僧將惟政牒報內於黃海道僧人慶
募得軍糧若干石而檢察使御史盡數封閉軍人無
路繼餉云云天兵糧餉雖重而若於未及進兵之
前我國軍兵先為潰散使賊兵深入墜矣於後則雖
有大軍追到而何及於事乎凡事所當詳彼此輕
重之勢周遍處置然後可無狼狽之事而近日奉
命及該掌之官一諉於天兵之糧遠近公私之穀
盡取錙銖無餘儲他餘官家所用及救民耕種之
事已無可言至於本國軍糧全無辦出之計慶慶潰
散無可奈何如江原道伊川平康鐵原安峽之穀既

無贏餘故防禦使李時言鄭希玄助防將朴名賢成
川判官朴震男之軍雖自北道出來而逃散殆盡餘
存者飢餓困極不可成軍而京城以東焚蕩殺掠之
賊不可遮截矣李養所率之軍當初有三千六百餘
名而京畿亦不酬應軍糧至於七八日盡為飢疫幾
盡散亡死者三十餘人馬之倒損六百餘匹不復自
立不得已附合於全羅巡察使之陣脫雖除出居糧
略略支給皆已病困面如藍鬼而為無用之軍矣漢
江以南京畿左道之穀不計種之盡皆備數於天
兵之糧而軍無可食舉皆潰散故賊兵散出攻快於

數百里之內殺掠無數而無一人出禦左道不可為
矣忠清道沿路一帶必須嚴兵把截要害且戰且守
然後可以禦賊而如洪季男者亦以無食散軍則他
何可想今日事勢潰裂百出日尾心腹不相顧護可
為寒心切骨傳聞黃海道以及江華等處括粟之令
急於星火軍官無識之輩遍歷閭閻雖無斗升之米
而勒定責出呼哭盈路不可忍聞云此亦雖出於不
得已當此民心潰散之際亦當少有斟酌使公私兩
濟如其自願募納者外飢民下戶少加寬恤以示
國家愛民之意則所失不多而為益甚大敢乞朝

延十分參詳指揮母今有難處之患

賊中出來書封上送狀

癸巳

三月十六日在

節到付倡義使金十鎰水使丁傑李穎等本月十四日成貼馳報內守門將李盡忠黃廷或孽族安鐸一時十三日八送賊中當日午時持書還出來言內與安鐸等自大古介經藥田前路至青坡石橋下從橋下川邊之路越川過十餘家至一大家乃賊將清正所在之處見清正者年可三十與兩王子共坐堂中盡忠就拜王子前俯伏而哭王子亦哭清正再三回顧有不豫之色王子即止哭問西關消息

清正使譯者問曰遠來危地無乃為苦譯者乃前日叛國沙火同之弟云賊將指二王子曰公見王子肌膚顏色如何少無羸瘠可知吾厚待也且曰講和之事何以為之速示可否則欲才行止今欲向關西而以講和一事迄今遲滯何以遲延無黑白乎今者日本開白發諸島之兵朝暮渡海入驅朝鮮直搗中原則悔無所及何不速為之慮盡忠答曰目今天將率百萬之師與本國報讎之兵振旅而來日本能戰則非所知也但講和之事我國難擅故稟於天將天將稟於天子往來前命之際動以旬月

豈能連決賊將笑曰然仍與盡忠等對飯行酒三杯
然後乃召黃廷或父子及李璣各自異處而來亦行
酒三杯曰朝鮮上官今來于此公等相與傳言上官
告于大將前轉報 天將連定和議可也俄而賊將
曰我有不得已入京事公等共坐于此以待吾還遂
出去諸卒下之倭纒立帳外而守之 王子及三人
共坐燈下各道辛苦之狀慘不忍聞 王子身著毛
段道袍頭戴毛冠貂皮耳掩曰我常常著白衣而今日
則倭將逼令改著華服固辭則怒曰君欲著陋服示
我薄待之意於來使乎云云故著之矣臨海君舉冠

露額指瘡痕曰上來之時中路賊將持棒亂打傷破
之處也黃廷或亦曰路中以為知傳國寶所在之
處而不為指示無數毆打幾死得生李瑛則曰吾罵
賊不屈再三欲殺而止頑命不死辱國之恥其可忍
言云兩 王子欲乘賊將之出還入房中備書私簡
云還入所寓處即是翼廟房也夜深賊將始歸直入
其房故三人及盡忠與從倭宿于別處翼晉平明賊
將使人問訊朝食後因授送 天將之書及兩 王
子答書及諺書而皆不復相見因為出來自京江至
賊在之處十里之間處處橫屍人頭散亂臭穢難近

而賊倭蹀躞而行云其李盡忠持來賊將送 天將
書適沈游擊來到求見故納于游擊不得上使又有
行在所了無臣字長紙封書開見則三擄臣聯名
之書而言多可駭痛憤莫甚所當即投火中而既已
開見棄置不可並 王子答書皆為上使事牒呈云
云所謂 王子書一封則上送三擄臣一書則外書
行在所開拆而內外皆無臣字但云長溪君南兵
使行護軍各著署而筆畫則似是黃赫所書既無臣
字而言多可駭此則必是賊將賫勒使為極為痛心
故元書則不敢上送而其間事情則 朝廷不容不

知故一依其樣謄書上送謄書則未來故移文推問
矣臣等雖在此處而 天將所為頓未聞知雖問於
查將而亦不明言大槩以此舉止觀之則明有講和
之意沈惟弘周弘謨既為進去上四日臣以看審全
羅營出火事往在坡州日暮時唐人四五十騎馳來
問之則以為欲向京城云昨日又有指揮吳宗勇者
乃與黃應賜前日往來之人自寶山持宋經略牌文
回來見從事官辛慶晉語之曰你國糧草不敷而春
耕已迫若過數十日百姓當糜爛云盡賊若欲和退
兵則不可不許其通貢而與之講解云因即馳去臣

自前年以後屢與唐人相接察其言語而得其情事
只欲講解退兵以息兵禍為心雖知我國於此賊有
不共戴天之讎痛心切骨而不肯遽言其講解其實
用兵之意未為堅定蓋自碧蹄退軍之後無意於更
進臣為之日夜焦心痛骨而今此事勢又如此我國
雖欲竭力叫呼其可得乎尤可悶痛者我國財彈於
支給力竭於轉輸非徒京圻為然忠清全羅道無復
有可支之勢且奉使督運之官多是年少不經事之
人一諉於天兵支持之急竭取公私之儲無復餘
力而盡散官軍義兵不復以把守為心故自漢江以

南以及忠州之界一搥空虛而賊兵方四出搶掠逐
日不已南方事勢日益危急臣本以庸劣無狀冒此
重任徒以文移催督而軍兵一散之後難可復合且
到處倉穀無餘其僅得收聚者亦皆盡入於天兵
之糧 啓聞其數以示唐將不敢他用此外更無可
措之策若非 朝廷深惟彼此之勢早賜指揮則如
臣愚劣雖萬被誅難免誤事之罪至於和戰二策乃
是 國家存亡所係使事勢極難實出於不得已
之計 人將猶當與我國十分高確臨機善處而使
我不得與聞端緒尤為悶鬱李盡忠入送事則金子

鑑等不稟於臣等而徑自為之事涉率爾而因此探知賊勢不至於大害故姑未深責

附金千鑑書狀

今三月初九日黃廷或與倭賊出到江邊曲折段已曾馳啓為白置其後臨海君奴長世及黃赫孽族安鐸等賊倭一時逐日持書簡出來求和事一一馳報都體察使為白在果十二日臣與忠清水使丁傑京圻水使李鑰領率諸舡乘潮直上先使一紙書示不戰逍遙之意然後自蚕頭嶺下鼓笛振作雜以螺簫過西江抵黑石賊倭五六十列

立相望之處為白如乎已時長世等又與賊倭十餘名持書簡出來臣等詳問賊中情狀後略書回荅付送為白遣欲探賊情虛實及兩君居處臣麾下守門將李盡忠從自願入送為有知乎同李盡忠十四日還來進告內矣身自太古介經樂田前路至青坡石橋項從橋下川邊之路越邊過十餘家至一有銀杏樹大家乃賊將清正所在也引入外廊二食頃許方乃召八翼廊之內金屏紅氍羅幃錦帳極其盛飾見倭將清正者年可三十與兩王子共坐堂中盡忠就拜王子前王子問

主上寒暄訖清正以譯者問答而譯者迺叛國賊
人沙火同之命云賊將指 王子曰公見 王子
肌膚顏色如何少無羸瘠可知吾厚待也且曰講
和之事何以為之速示可否則欲決行止何以遷
延無黑白乎日本關白發諸島之兵朝暮渡海入
驅朝鮮直擣中原則悔無所及何不速為之慶乎
答曰目今 天將率百萬之衆與本國報讎之兵
振旅而來日本能戰則戰可也至於講和之事在
於 天將非我國之所敢擅決也又曰冒險入來
無迺為飢聊具薄饌於是童奴進食先賊將次

王子次盡忠相對而飯並行酒三杯而撤然後迺
召黃廷或父子及李瑛皆自異處而來亦行酒三
杯曰朝鮮人來此公等相與傳言于此人使之告
其大將轉報江南之將速定和議可也俄而賊將
曰我有不得已入城中之事公等共坐于此以待
吾還遂出去諸率下之賊纒立帳外而守之 王
子及三人共坐燈下各道辛苦之狀慘不忍聞
王子身著毛毳道袍頭戴毛冠具貂皮耳掩曰我
常著白衣自欲和以來賊將措備衣冠今日勸令
著之固銜則怒曰君欲著陋服示我薄待之意於

來使乎強令洗面改著云云且臨海君舉冠露額
指瘡痕曰上來時中路持棒亂打傷破處也黃廷
或亦云以我為知傳國寶所在之處而不為指示
於路上無數毆打幾死得生李瑛則曰吾以罵賊
不屈再三欲殺而止頑命不死辱國之恥其何忍
言兩 王子欲書私簡先入房中夫人亦同在此
云夜深賊將始還盡忠與從倭宿于別處翼日食
後仍給附呈 天將之書及兩 王子答書並黃
廷或等 行在所了無臣字長紙書一封仍與安
鐸及從倭等還出來同李盡忠持來之書段都體

察使處皆為封送為白齋十五日巳時前項長世
等復持賊將之書及兩 王子書簡出來問答之
際 天將沈遊擊周遊擊謝相公三將率其家丁
二卜三人乘舡直來于臣等泊舡處賊倭等望見
黃傘知 天將之至李盡忠亦答書傳給次下陸
時賊倭等盡忠親自入歸面告 天將來由於其
將亦為白去乙盡忠如其言入歸申時李盡忠持
倭書還出來 天將望見盡忠之還促令招見問
王子肥瘠何如答曰柴毀骨立又問賊中芻糧
何如曰糧之多少未可知但見其象頗有飢色糧

之可知而馬則只吃腐草瘦骨崢嶸死馬之棄路者無處無之無豈可知又問賊兵多少曰未能詳知大槩觀其出入之倭皆破殘無勇摧挫可知矣天將曰知悉令通事金善慶傳言于賊曰俺等只聞有平行長不聞有清正今始知汝實獲得王子者也然則可速通書于俺等俺等受天子之命為大將軍非如前日往安邊之馮淑紡職甲之比也云云開諭入送 天將仍宿舟中當日夜時天將令角行舡臣等領率舟師一時隨行至西江賊倭騎步者如前列立觀望為白如乎午時賊將

平行長玄蘇世俊等出來 天將則下陸不冬為白遣使通事及家丁傳語且以書辭往復其間秘密之意不能詳知為白齊又有清正所使之倭三十餘名與前項安鏗等出來 天將又書答書附送于清正而皆以秘密為之不得參見為白齊 天將仍泊西江臣與丁傑李巖領舟師護衛 天將以宿云云

Blank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德必錄卷之十一

辰巳錄

有旨祇受後仍論行間以離賊黨事宜狀

同日

本月初九日同副承旨成點有旨書狀臣在東坡
祇受昨日申時舟師將金千鎰等又送王子書二
道及別錄一紙故監封上送別錄則似是黃赫所書
而清平兩賊互相猜阻此亦行間以離其黨之時適
沈遊擊於昨日午時自開城府馳來臣已略書多為
之間以離其黨之意以送而沈略見查將于其幕忽

忽過去故不得相見問其意思如何大抵自古夷狄最為無厭豈有和好得成之理况我與此賊有不共戴天之讐雖死而豈可與之講解臣又觀賊謀甚為難測數日來散出搶掠未已不無欲以此故緩我師與天兵而益逞兇毒之計臣日夜焦心而制在天將末如之何今此有旨辭緣詳審奉行後更為馳啓計料

軍人等軍功論賞狀

癸巳三月十九日在東坡

臣近觀京圻及各處官軍義兵大半潰散其幸未散者亦緣飢餓無食不能成軍故不復以捕賊為心極

為可痛且以自前軍功或不趁時施行因多缺望之心臣聞其如此自近日凡有軍功者即時成給考功帖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斬賊幾級後日憑考論賞云云而着署踏印給之軍心頗為喜悅不無激勸之意矣高陽有義兵將宣傳官李山輝者所率之軍亦以無食散去已久臣招來少資軍糧數石使之伏兵於龍山等處連有斬獲如山輝者各別論賞以勸其餘宜當各處軍人所奪倭物除不得已上送憑驗表表之物外其餘牛馬衣服等物則使之即給其人蓋軍食不敷既不能散給官糧則惟此一事可以少慰其

心俾無潰散之患矣高彥伯軍人盧松前後捕斬賊首甚多近日率軍百餘人出入於京城內外每戰先登勇膽出人臣成給空名奉事告身其後戰功尤著朝廷亦量宜行賞使之激勸興起恐或無妨

沈游擊自賊中出來狀 同日

昨日金至貴及本國通事金善慶等自龍山舟師到此沈游擊則取道江華直向開城又有吳宗道者亦自龍山馳過皆云向宋經畧所在

游擊不來見已而去責怒不已且謂譯官張翰等曰沈游擊所為我全不知之此意須言於體察使云云臣問善

慶以游擊所為則云到船招平行長與言而清正亦欲相見講和游擊不肯因以書字往來問答而秘不得見但聞游擊欲取稟於宋爺而定行長問還期則游擊以來月初八日為限而還云又據京折水使李顯馳報騰書周弘謨上提督書一紙其為講解似非虛語前日下送榜文都元帥金命元則欲即入送于城中而臣意沈游擊方在其處萬一此書傳於賊中如清正者出示遊擊責其與行長等私約則恐天將大有愠怒而事有難處且此榜文大書踏印亦恐賊疑其行間而不為深信則反致敗事故姑未發

送觀勢處置計料臣自 天兵退去之後與都元帥
金命元相議約束於諸將使丁傑率頻金之鑑等以
元師橫截於江口夜間乘潮以各陣所造龜船載火
炮攻破漢江浮橋使不得恣意往來而又令義兵李
李山輝朴惟仁及秋義使禹性傳精抄軍人三江高
陽等處詳知地形之人細探賊勢然後欲圖龍山先
破倉穀屯守之賊則餘賊自衰雖未知果能成事與
否而諸陣則皆受指揮方謀進取適又有沈游擊往
來之事軍心日解極為痛悶且自今日至來月初八
日之間更有二十日其間各處軍馬坐食之費亦無

紀限而春盡夏來此後變故又安可預料臣晝夜憂
慮不勝悶迫之至數日前得於道路聞全羅水使李亞
巨擊擊出米後船於釜山浦近處又為勝捷多奪賊船
軍糧云公文未到時未知虛實而此言果實則賊方
運糧於其處兇謀所在實為叵測而我國舟師適又
撞破以挫其勢其幸實大緣係軍機先以祈聞並達
請各道經變郡邑聖廟位版各定士人奉守

以待事定狀 癸巳三月

亂離以後各官鄉校盡皆焚毀於兵火 聖廟鞠為
茂草位版漂失不知所在處者甚多水原府 聖廟

位版亂初避寓於府地雙魚縣民家香火廢絕守直無人極可憐痛時方經費竭之際訓導雖不能差出而以本邑近處士人中，有識者假以教授訓導之名專委守直 聖廟之事遂其邑中士子時時瞻歸以符事定他邑有位版處並令依此施行則 聖廟不致於無依而一方人心庶或可慰請令該司急速商議處置

馳 啓賊勢狀 癸巳三月二十一日

近日賊勢入際已具於各處馳報自今月初十日賊兵散出於東邊焚蕩殺戮於揚州抱川以及加平之

境李時言鄭希玄朴名賢高彦伯等或接戰或設伏射斬邀擊昨日臣軍官金善義都元帥軍官崔韻等及防禦使軍人僧軍等又為邀擊於松橋近處斬得十餘級西邊則自碧蹄退兵之後賊兵久不出入惟於迎曙等處往來刈草還入城中而倡義將朴惟仁秋義將尹先正義兵將李山輝等連日交戰所斬亦多首級之數已載於前日狀 啓矣賊兵雖似數多而我國被虜者居半官義諸軍不無爭先賈勇之氣頗勝於前日所患者軍食不敷僅得連命人馬困乏不堪馳突擊刺難以大捷惟此一事無善處之策當日

午時巡邊使李膺體探軍人馳報內賊兵已時新院
近處先鋒及後軍連續出來云雖未必來犯坡州等
處而時方戒嚴待變

見賊陣出來 王子書仍與查將論賊勢狀

癸巳三月
二十四日

本月初七日臣聞黃指揮自江華來到將向坡州臣
與金命元同在路傍邀見問之則以為將往坡州
及 王京城外體探賊勢及道路而來云午時有琴
連希稱名人持二 王子連名書及賊將清正與馮
相公小紙書以來推問則曰賊酋清正云在安邊時

唐將來約和期在今月初十日欲通書問其來否
而無人可使 王子使連希及揚州被擄人某同時
出送云見其書則乃 王子與 天將及我國將官
書近日賊勢日益可憂自南邊上來者甚多倡義使
金于鑑生擒倭一名昨日送予以推問則曰日本大
上官今在明月庵三月間似有出來之報云云雖其
所言未必盡實亦不可謂無此理當初 天兵既失
機會使凶賊益生奸計而我國行古亦以 天兵同
進為護運廷度自至於京塔左右道守令皆以 天兵
支待之事案官全走盡散軍兵專治輸運供給之事

至今未已漢江以南之賊日益熾盛連日焚蕩於於
川水原南陽之境還集之民又遭殺戮南方之勢危
急甚於西北而賊乃於此時求其其實情不過欲
姑緩天兵而留待後軍以逞兇計極為寒心臣即
又見查將探其意向則查將求王子言以看謂曰
見王子之書不覺淚下將何以救出耶不如姑為
許和出送王子然後徐為之圖未晚也况天時句
暖此地多稻畦不便進兵奈何臣答云使賊直欲講
和退去其辱大矣况此賊實欲以此緩師而更進凶
計恐天朝與我國俱陷於賊術不可不察查將曰

然則計將安出臣答云有一奇策恐老爺不從耳查
將固問之臣答曰若大兵進駐開城東坡以作形勢
而使奇兵出於南方先擊道絕之賊出其不意攻其
無備則賊必在京城者道路斷絕必從東邊向龍津
等處而去日復萬餘兵先陣於揚州蟹諭嶺間從後
追躡則賊必殲盡今日之計無論於此查將擊節稱賞
以手畫地指點形勢曰若然則賊必乞降之不暇而
王子可還矣復使不降將餓死俱盡且曰如此奇計
何不早告吾將即報于提督宰相亦有作書通於提
督及經略臣答云前亦屢發其端而未能悉意昨日

以此意已為狀 啓而人等聽音許此乃天也查
將方始釋然更不舉論講和之事即將 王子書馳
送于提督而其所有通之言則未知如何清正與馮
相公書留置不遺其意亦未知如何大緊觀唐將之
意南將北將全不和協昨日黃應陽之牙查將大不
收令臣等不發人馬亟止其行而臣辭以不敢今此
不送清正與馮之書亦恐同是一樣意思惟此一事
極為痛悶為我國不幸之甚古者兵交使在其間
王子之書如此機關極重何以處之可以合宜與否
非臣愚劣所敢料度 朝廷急速詳審善處毋共事

機宋紆略出來與否急速傳諭以定人心

王游擊答書上送且使李山謙進去親論勦

擊漢南賊屯形勢於提督狀

癸巳三月十六日

臣即見王游擊必迪答書其中有當事者有主和之
意我故難以專主之語又云具稟經略及提督批示
方可遵行其書監封上送從前 天將等已有講和
之端而不肯明言蓋知我國痛心切骨於賊有寧死
不和之意故前日沈游擊往龍山時臣立於道左欲
見而托以行忙馳去其還又不由此直自江華而去
今又王游擊所言如此若不於經略提督處痛陳力

辨則將恐事機蹉失狼狽益甚而我國之事益無奈
何不勝痛恨大槩倭奴雖憑據京城而其氣已衰若
大軍牽掣其北而奇兵出於南道忠州以北一舉蕩
滅則都城之賊不待血刃而自潰此萬全之計不可
失之機事勢灼然只在目前而遲疑不決即老力竭
臣觀李山謙者頗有才氣言說通暢且從南方而來
方留南兵二十餘人於其營故此處將官吳滋暨主
遊擊以下於其所陳事情頗有傾听萬一提督及經
略一言見施則為益不少山謙亦自願進去故使之
速去臣前此已具呈文送于提督大意則已盡於其

文伏乞 朝廷急速祈懇俾令大功有終

論勦擊南路賊屯事宜狀 同日

近來賊兵出於東西者均以焚掠民居擄取財物為
心旋而還入且 天兵方駐開城賊必不敢容易西
下杜名賢鄭希玄則時方在此與高彥伯李時言等
遮遏本道之賊大槩今日所患在於無食而不在於
無軍有食則數千餘兵可數日召集雖不徵兵於遠
道可以制敵矣大抵今日賊兵之所在只有京城與
一路耳其他皆為我有臣之前日所陳欲使唐兵先
從南道勦擊者真是可行之策此處 天將如查總

兵王遊擊等亦深以臣言為是遊擊所遣體探南兵三十名方在振威亭山謙之營見其賊勢易與亦欲勦擊使一兵同亭山謙馳告於遊擊請兵數千王聞此語亦即作書于王遊擊使之速決而時無回報未知見施與否大緊南將則務於進取只緣不能自擅難於決計誠可痛惜

馳 啓宣諭官石貴莫稟辭緣及姑留李貴

為從事官狀 三月二十七日

宣諭官李貴牒呈內卑職去年十二月承宣諭之命及道開據持空名帖往黃海江原等道曉諭民間

收合升斗以助軍需納粟人等成冊上使事牒呈當初李貴以國事方急隨力扶助之意出入民間周遍曉諭零瑣收合所得雜穀三百六十六石除已輸到開城府為 天兵糧餉外其餘則添補於我國軍餉俾免數日飢餓之患矣向前李貴於 天兵來駐開城之後各處糧草未及之際臣馳送于安峽伊川平康遂安等處運米豆三百餘石細折草三百餘石長草五千六百束來到以補其不足此後別無宣諭之事而臣所率從事官只一人凡千分遣檢督之際常患無人李貴姑留臣處緣為從事官使之往來各處

看檢糧草等官矣

馳 啓我軍勝捷狀 癸巳三月二十九日

兼三道防禦使李時言平安左防禦使鄭希玄京圻
防禦使高彥伯平安助防將朴名賢助戰將朴震男
等牒呈內道節制據三道防禦使約束合勢抄撰精
銳本月二十五日夕時蘆原坪三角山底牛串
洞等處潛師先送埋伏左右皆將而二十六日未明
時率大軍進陣樓院冷井峴隱伏待變辰時京城倭
賊不知其數出來蘆原牛串洞遍滿原野諸將等率
軍與前埋伏之軍左右相應一時馳突挾擊之際都

元帥軍巡邊使李膺軍義勝將准政軍人自東繼至
合力搏擊射矢如雨賊徒驚潰敗遁諸將士卒爭先
賈勇追至京城十里許乘勝轉鬪多數射殺斬首四
十七級又本月二十七日倭賊多出焚蕩於水落山
等處高彥伯軍又得直等乘高發射賊之死傷者無
數皆扶載以歸回以乘其不設而賊在山下未能下
山斬獲而射殺則多自賊中出來之人到龍山島
師言水落山倭賊中矢之多不下於前日幸州之戰
云今此一戰諸軍力頗為近日大捷惟政之
軍亦頗精銳而司馬僧嚴自備軍糧使不匱乏近

日之戰每為先達賞勇賊心奮清其功可嘉各別褒賞以勸其餘

有旨祇受後自劾狀 四月七日

前月二十八日右副承旨成貼以六臣受閩外之任云云有旨書狀臣在東坡祇受臣本以至愚無狀冒受重任於國事板蕩之際其債事辱國之狀固難悉數况與賊俱生坐淹時日京都未復而專仰天兵臣子之罪萬死猶輕茅臣之區區愚意則不得不達於君父之前正月二十八日李提督自坡州欲退東坡臣與元師金命元曹判書李誠中分戶曹

判書朴忠侃接待使李德馨運糧使權徽京圻觀察使李廷馨等同進廷辨於大將幕次問其退兵之由提督始辭不見但云此處不便駐軍姑退東坡留一二日休兵更進臣等以為大軍一退機關甚重人聽驚惑將許多曲折移時爭辨最後提督出三幕前諸將環侍臣等進於其前或立辨或扣頭泣請提督反覆以少退更進之意論解不已至出 奏本見示臣手指 奏本中若干語辨爭不已大將張世爵至於發怒以足蹴迫通事使之速退臣等不得已皆各掩泣而退右相俞泓亦進到請之而不得其後欲自東

坡退開城臣等叩心拊膺進退懇請者不記其數提督不得已給臣等曰兵馬不可露處姑退開城我則當留駐此處臣等纔出牆外而提督跨馬馳去臣等雖立於路傍相顧駭歎而無如之何及還開城久留之時則講和之說尚未發端故臣只以登時進兵之意隨事祈懇而其時大軍既退而坡州東坡等處人心動搖臣來在東坡提督至欲移權慄李廣之軍皆退臨津接待使李德馨韓應寅等陳其不可提督令問於臣臣即遣從事官辛慶晉作書力陳坡州不可不守而其時臣在東坡金命元在坡州急於鎮之人

心而提督之退兵平壤又出於不意故臣等未及馳去請止自此以後 天兵久留不還而查將獨留東坡不肯明言事情日遣金志貴往來於龍山等處取見 王子書及擄臣等書簡傳報提督臣慮其更有如平壤講解之事屢與金命元同見查將問其緣由則查將不言實狀只以大軍前進必期勦滅之言慰答而觀其辭色揣其所為則多有可疑者一日臣直問提督之意如何則查將始以先為圖出 王子後當進兵為言臣極力辨正其言甚多查將猶以 王子為諉臣不得已據大義攻破其說曰本國於倭賊

有廟社之警不可共戴一天圖出王子雖甚切迫而亦是第二件事既而聞沈游擊之來其日臣方以點視報草往在德津壇即遣從事官辛慶晉言小帖呈於道中勸令進兵臣追到欲與面辨則游擊已在路中馬上舉手遙止不為相見但語通事曰求見之意則吾已知之仍為馳去其還不由東坡直自龍山從水路以去臣雖昏鄙無狀亦有人心豈有徒聞講和之說而甘心俯首不為一言相及之理乎其後又聞開城留駐諸將中惟南將王必迪頗主用兵前後作書陳策請遣精兵繞出南路先擊漢南之賊以

斷賊路王必迪亦以其計為然同義兵將李山謙發遣炮手三十人往探道路其兵猶在振威而臣又作呈文馳送于平壤使李德馨呈懇於提督臣之瑣力微誠固已極盡無餘而於事無補臣罪當誅尚復何言但天兵進退和戰制在經略與提督而提督在此之時既不言和議退兵之後又在數百里之外在此查總兵以下又非主斷之將而至今諱其實每以行計用兵為言臣雖欲碎首爭辨而其路無由故只得詳具此間聞見事狀盡達於朝廷請急時區處區區妄料惟欲使朝廷早聞曲折而致力於大

將及經略所在之處以濟大計而已至於賊中出來
三子書及擄臣賊首文字臣亦見之其間固多有駭
痛切骨之事而自古戰陣之間彼此事情關於撲開
者朝廷不得聞知而失於酬應以至誤事者甚多
故臣與金命元反覆詳議不得不達而又難直達或
謄書上送或送於備邊司以備參考處置而不知其
陷於輕朝辱國之罪此則迷臣昏謬輕妄料事不
審之致罪何所逃大抵國事如此臣死已晚第勸疲鈍
死於干戈臣之榮也近日各處軍民亦有死之心無
生之氣臣未嘗不約束諸將期於死戰自城東西

逐日血戰不敢以天兵和戰之說而有所撓惑惟
其食盡兵疲不能一決於數日之間以重君父之
憂臣之罪狀萬死猶輕國事至急間外重任不可以
負罪無狀之臣因循冒處使三軍之氣索然而諸將
無復有稟畏之勢請亟下有司以正刑章而擇授可
堪之人收拾萬一以濟時艱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臣不勝惶恐涕泣之至

馳啓 靖陵賊變狀 四月九日

本月初八日二更提督自安城到開城府臣翌日與
都元帥金命元自東坡馳來到提督下處問安則提

督即時改服出立廳上招臣等詣前行禮問慰頗致
慇懃且曰沈游擊雖在龍山倭賊狡詐豈可憑信吾
自有定計願勿疑慮臣陳其進兵之意提督曰此事
不可煩說吾當處置且云今已日晚明日再會商量
又云南兵千餘明日當先送馬山臣等致謝而出臣
又別具呈文極陳乘時討滅不可講解之意且押送
城中逃來兒童二十口使之極陳近日賊勢孤弱之
狀臣等既出提督即出牌文催促後來劉綎兵馬似
是用兵之意而未可知欲待明日更與諸臣極力
祈懇適見京圻都事沈克明持左監司成詠報狀而

來宣靖陵賊禍至於此極臣子所不忍聞臣等痛
心切骨求死不得即立於提督門外相與涕泣號慟
陳此賊狀提督亦加驚歎取見報來文書臣等與在
此諸臣退來滿月堂前南望號慟俄而提督出牌文
問我國軍兵駐劄何地明白開報以便分布臣即於
小紙書各處軍馬所在以送而臣等馳向東坡坡州
欲更為奉審以知實狀馳啓計料此賊竟逆極天
罔極之禍上及陵寢而不能殲滅至今與賊俱生
臣子之罪萬死猶輕緣由為先馳啓

馳

啓提督所為狀四月十二日

臣等再昨面見提督提督明示進兵之意且言明日
當先送南方炮手于臨津及坡州臣等不勝喜幸意
有庶幾之望然且難恃退而呈文極陳和戰利害則
提督亦以其言為是至於逐段批示今日查總兵密
遣通事申應冲言於臣曰沈雖往來龍山而獨不見
平壤之事乎須勿傳播此意亦須放心勿為用慮可
也且遣毋游擊率兵探視東邊道路若將進兵之為
者即刻見倡義使金千鎰馳報騰書狀 啓之辭則
似專出於講解恍惚莫測頭緒臣等前夜因 陵寢之
變號泣提督門外提督密使通事附耳分付云兵機

不可漏洩今但言 天將欲為講解使賊聞此言而
已切不可言用兵此意陪臣何不知而輕率如此乎云
云而然臣等所料則終有所不可測知者恐是以此
慰解臣等而實主於講解尤為悶痛萬一賊兵退歸
則臣前日已令京圻忠清等道糾合官義之兵相機
勦擊而近日又送義勇隊及軍官李忠韓士立申現
金克忠等分道設伏於漢江以南更為約束於此處
諸將使之觀勢進勦毋失機會

馳 啓捷報狀 四月十一日

近日京城東西捕賊形止必具於都元帥狀 啓矣

本月初九日高彥伯伏兵軍官李克一盧松白雲世
等率軍二百餘名並朴名賢體探軍七人遇賊於東
小門外沙開里賊兵幾二千餘我軍突出交戰賊奔
潰高彥伯軍人所斬十七級朴名賢軍斬一級賊中
矢顛仆者不計其數將大捷而軍士飢困已甚不能
馳逐而還俄而賊衆從後大至若如前圍抱則我軍
飢甚幾不能自脫而賊望見不敢前進故得無事還
陣亦無一人死傷極為喜幸惟是軍糧不敷只以
天兵糧或田米或水濕腐朽之米日給人一升七合
軍士受糧之後亦與其妻子飢餓者分食故終日僅

食米半升而猶不能給菜色藹面氣力全無雖有奮
勇討賊之心而其路無由極為痛迫固知所處

請李箕賓依律定罪狀同日

臣於本月初九日夜因京畿左監司成泳所報一宣
靖陵賊變不勝痛哭之至即馳到坡州與金命元等
相議遣臣軍官李弘國率自募軍十名由揚州取路
進去奉審而 獻隻亦與賊陣所在切近亦未知如
何并令奉審來告事馳送矣廣州一邑自前年邊彥瑋
敗軍之後人民散盡守令奔竄已為空虛之地今此
陵寢之變不知出於何時臣前者約束諸將使之各

守其處把截勦捕廣州牧使李箕賓則令率廣州龍
仁軍及召募官金琢俞大進之軍與利川府使邊應
星相倚在賊路之左勦擊沙坪院穿峴金嶺等處之賊
又令金浦通津果川衿川等處之軍別為定將與箕賓
相對合力互相挾擊事再三丁寧申勅矣其後助防
將邊應星連次馳報內李箕賓遠在南陽水原之境
臣極為駭愕而未省其故其後李箕賓牒報內因左
監司成泳節制與俞沃同在南陽云此不過避亂趨
歇要遠賊路棄其官守寄在他處無意討賊而事急
則將浮海入于江華情狀極為痛心若使箕賓仍在

其處糾合軍兵多鯁瞭望設伏逐日力戰如往日高
度伯奉獲康泰陵之事則 君親泉壤之禍庶或可救
而畏死巧避全付賊手使變望 此其為罪狀死固
難贖大抵近來紀律渙散號令多問弊習已痼極難
整頓左監司成泳近來處事大段踈濶無以收拾一
方臣前者已陳此意而 朝廷尚不處置若箕賓之
事又果出於成泳節制則其為顛錯益甚矣李箕賓
則臣已令捉來欲為究問按法若 陵寢之變出於
箕賓赴任之後則其罪益重似當事鞫依律以警人
臣不怠 君父之罪

德宗皇帝十一
馳啓周叅將往八賊陣綠田及慶尚道倭賊

添來狀 同日

臣昨日往坡州與權慄約束軍事日曠有周叅將弘
謨旗牌朱朝元率三百餘人以鼓吹前道高至臣令從
辜官抑_照緒李貴等問安且問去處則答以欲向京
城迎來 王子及被擄諸臣云俄而令擺撥兒宋後
漢出語云旗牌至此陪臣須入扣頭行禮臣答以旗
牌扣頭所不敢辭但此乃往于倭營之旗牌生等何
須先為叩頭且倭賊有不共戴天之讐_讐本國則萬無
許和之理尤不可扣頭承命叅將大怒促之不已臣

終不入則因又出示經略牌文其中一款云朝鮮國
與倭賊固為不共戴天然今已乞貢請降姑且聽候
本部奏復_啓者斬云臣等不勝痛惋語之曰觀此
牌文是欲我兵不殺倭賊寧有是理尤不可承命反
覆爭辯終不叩頭而退又為呈文於提督則每以軍
機難泄勿為焦心等語慰解且推托於經略其為痛
迫不可形言大槩沈游擊入賊中而不還者今已六
七日其事極為荒唐而凡百舉措全不使我人聞知
以此真問曲折不得與聞賊謀難測延時月狼狽
日甚雖提督向臣等所言如此而亦難_難可憑即刻慶

尚左監司韓孝純四月初三日成貼牒呈內近日東
萊金山賊勢比前大異前則往來之艇多不過三四
十隻今則不知其數來泊者至於再此賊情所在極
為叵測云賊兵添來之言雖不可知其虛實而時方
風和寇賊逞計萬端豈無此憂所當登時急擊以奪
其氣而天將處置雜出於和戰之計屢失機會尤
為痛心近日分遣精兵力圖龍山等處之賊且遣別
軍于漢江以南頗有斬獲而龍山則因沈淪擊方在
其處諸將未敢輕易手今見牌文辭綠益深痛惋
一馳 啓募得忠勇人移安 靖陵禔康狀

十七日

本月初十日令臣軍官守門將李弘國率自募牙兵
十名奉審 宣靖陵及 獻陵矣十五日弘國還來
手本內道傳令撥率牙兵禮賓寺奴朴獬衛將所奴
李大成司畜署奴尹老閤奉甯寺奴金檢興私奴張
許弄議政府奴李千福馬山驛奴李許弄良人千守
西學奴金業龍私奴李金等十名由坡州盤踞嶺過
揚州邑內十二日夕到充任乘小舟沿江流下三更
到楮子嶺無等岩下舟人 靖陵則隧道掘取處深
布帛尺十五尺許廣七尺許弘國與李大成尹孝閔

下入坎中，夜暗不能詳視，以手探審，則襪底似若移在於坎外，掘土塘中無他別物，隧內瓦礫積置奉審後，取出陵近，衣履片皆腐朽，棄置觸手即碎。一以拾埋置平亮任里，以憑後考。又自靖陵詣宣陵，奉審則大三陵隧道前，掘取處深七尺許，廣五尺許，坎口別無別物，隧內築外設薄板，築盡火燒，結存只三數片。正右陵隧道前，掘取處深六尺許，在四尺許，坎口亦為火燒，灰隔則仍存。兩位陵則並不犯坎。宣陵則夜已將曙，賊陣至近，未及奉審而來云：禍變至此，臣子所不忍言。五內崩

裂，罔知所措。臣與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相議，或言仍為奉安於外，擇宮以土塞穴，徐待事定，為便或言竊負以出，從舡路移安於水上，揚根等地稍遠，賊禍為宜。臣等以此兩條反覆詳量，賊兵時方留在沙坪及奉恩寺等處，而三田渡箭出之間，逐日出沒，或奉遷之際，短夜易明，中路遇賊，則其為變故，尤不可言。故謹令權慄營中畧備精潔新衾、油菟等物，欲乘夜入送，但賊陣距陵所至近，必得勇銳之士，忠敢之人，然後可以冒死入去。臣等又涕泣訪問，則有倡義使中衛將朴惟仁、匡軍官前萬戶金克忠等應募。

請行并前去李弘國及牙兵十名又加得自募之人
發送計料但此事極重所當先稟 朝廷處置而
玄宮暴露二日之間又不知更有何事不得已先令
朴惟仁等八去更為奉審十分觀勢處置矣臣聞此
變放心精散亂扣地號天荒亂之中恐致錯誤元不
勝悶迫之至 朝廷急速差處

地 啓提督所為狀同日

臣等前在坡州不叅旗牌事大槩已為狀 啓其日
周叅將稟帖於提督陪臣等執迷不悟不知久遠之
慮不叅旗牌恐前途有攔截之事乞老爺召諭提督

見之大怒至欲依軍律治罪招接待使韓應寅等使
問其狀臣等不勝未安將欲發行陳謝之際又有提
督家丁馳來招臣等相見曰提督令議政留此元帥
則與我同往龍山命元答曰俺在此亦有所任豈可
因口傳容易出去若有提督之命則必有文書願出
示之其人曰別無文書提督分付如此強欲同去而
命元終不敢去其人不得已獨向龍山日暮臣等同
詣開城府提督門外請罪辭謝提督始怒不見臣等
兩立半餉提督始為出見令臣等升堂行禮問其緣
由臣答云本國於倭賊有不共戴天之讎萬世必報

之怨方欲倚賴 天兵前進殺賊不期牌文內有報
復落譽者斬生等不勝驚痛若叩頭承受則即當傳
令各處將官遵行約束更不以討賊為心故事勢悶
迫欲更稟老爺以聽裁處倉卒失於參禮罪無所逃
提督依聲答之曰此乃宋侍郎牌文不關我事牌文
則何可拜受只旗牌則不可不拜臣答以失禮惶恐
但與倭賊講和之事痛心切骨故難於承受云云則
提督出示經略文字指點其中數語甚有不樂之色
以為講和非我所為此意陪臣知之因論擊賊之策
更招接待使韓應寅李德馨與之同立言論臨出

督云宋侍郎不無聞此之理明日須略具曲折書稟
帖而來臣等翌日又為呈文力言與倭和親必陷術
中沈游擊久不還歸竊深危之當急時進兵云云則
提督答云知道臣等仍辭退少坐外處提督出示宋
侍郎牌文其中有前日倭將慶遣使時朝鮮李判書
暗設奸計不以舡隻待候致令不及於初八日之限
究問等語仍云經略所言如此陪臣見此則可知事
不由我矣臣等還向東坡中道有持旗牌者馳到招
臣驅迫之急甚於星火到青郊驛前又有一人馳來
令臣還去臣不知何事既而接待使從事官黃沂來

到得聞其由則以為有千總一人言於提督云周弘謨向龍山時中路舡隻故不整齊以防和事提督大怒以為事出於臣急遣旗牌捉臣而來曰當痛杖四十棍撤兵還歸俄而聞其言非是重杖千總而令臣還去云大槩提督以下既專主讜解知本國人心痛憤於和議不敢直說互相推調而猶慮中間因臣等掣阻其事不成隨處發怒氣象施措全不如前日事之難處益甚於前如臣愚劣徒為悶痛不知所出而遷延時日已到風和前頭之事又未知稅駕之所即列忠清水使丁傑等馳報內謝相公周游擊徐相公

等率家丁二十名十五日辰時到黑石江先送小舟通諭于賊中至申時倭賊全不出迎但見騎馬之賊多數出來向內路 天使傳令諸舡小紙書送云今倭奴不來迎接 天使無禮之甚可分付大小舡盡將各項大小器箴置停當若倭奴無禮我等以火器攻之此事要緊要緊傳令事牒報倭賊凶逆至於此極痛憤切齒未知天將更何以處之

請速懇請於經略以圖進兵狀

四月十九日

臣將兵部牌文謄書上送提督今此舉措每以為非其本意出於經畧指揮勢難自由以此為辭今雖懇

請於提督而勢無所益臣前日呈文云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苟有可乘之機豈能千里請戰提督不答其意可知大槩主張之權在於經畧故得以此為言且牌文內有候本部議處之語似有可議之端 朝廷急遠懇請於經畧庶有萬分可望痛迫之中更為陳述

懲必錄卷之十一

懲必錄卷之十二

辰巳錄

馳啓與

天將講講和非計狀

癸巳四月十九日

前日提督發怒於船隻不時整齊欲拿致臣還止事則已為狀 啓矣今日李總兵寧戚游擊金錢游擊世禎來在東坡立旗牌于館正廳假家呼臣等恭拜臣等以提督既云旗牌乃 皇上之命豈容不拜若又辭避則必生大事故仍往恭拜李戚錢三人與查總兵同在一處招臣等及巡察使李廷馨同坐極言倭奴既已乞貢而 朝廷已許之且爾國人民幾盡

死之農作盡廢事勢危迫之狀縷縷不已臣對之曰
老爺此言意思安在游擊等言 朝廷既已許貢本
國亦當勿為勦捕以遵經略牌文臣等不勝憤懣對
之曰我國若欲與倭奴講和則不待今日當初倭賊
要和於我國者非一再為投書於東萊再投於
尚州三投於平壤而我國憤倭奴有不恭 天朝之
語為天下大義寧死不辱以至於此今倭賊焚燒
廟社發掘 丘陵屠戮人民有不共戴天之讎乃以
牌文更為禁約報讐此小邦人民之所以痛心切骨
而不敢承命者也戚錢兩人反覆爭辯或書寫以示

或嚴辭峻責臣對之曰契邦雖小亦有君臣父子
之義今倭賊有君親之讎為必報之地不圖 天將
更以殺賊為罪兩人又云此朝廷之命 天子聖旨
而經略提督奉行何敢不從且倭奴已許返 王子
陪臣及人民朝鮮七當相時度勢姑為容忍待後國
勢稍康軍兵稍練自有復讎之日如勾踐之生聚訓
鍊方為長遠之慮豈可不忍目前之忿而敗大計乎
臣答之曰雖以利害言之恐 天朝為此賊所欺自
古中國與外夷講和而誤事者多矣錢游擊勃然大
怒以手裂去所書之紙勸聲相詰戚游擊笑而解之

臣曰小國兵力實弱不能自復大讐萬死無惜至於和戰大計天朝制之小邦不敢干預難以口舌爭願辭退游擊云經略牌文當遵行臣答之曰各處官義之兵皆有報復父母兄弟之讎豈能禁之况未承寡君之命安敢擅便遵行游擊等怒曰此乃朝廷之命雖國王豈敢異同今若往稟國王而後行則吾輩寧能坐待乎辭色峻絕斷無回意臣等辭出既而還入請見則李總兵拂衣先馳向馬山去獨與戚錢論說縷縷爭辨移時而不聽臣等退來又具呈文入送二人怒曰若然則吾當稟於提督撥兵逐去

任爾等自處既而戚錢二人又欲向馬山金羅巡察使營傳示牌文要臣等出公文傳示金羅營且令出入向道令通使一人環立催促立馬以待臣等念此乃天朝命令終不可以言辭停止不得已移文於金羅營略言戚錢游擊持牌文進去除傳通各處外整齊軍兵如有倭奴亂出搶掠隨處截殺不少饒貸事成送游擊等取見然後始為起去即刻京圻左監司成泳馳報內天將下帖以近日我國人民與倭構釁天朝法令全然不遵有倭夷効順而朝鮮反叛亂之語至拿成泳等于軍門查究云其言不可忍

聞而在我國軍民萬姓之心痛心切骨而無如之何
大抵事勢難處至於如此而亦緣臣等誠意淺薄不
能感動天將目見此事罪死無赦請先正臣等之
罪而朝廷別據區處

馳啓軍功狀同日

臣軍官韓士立率西江尾幕軍人李千福等十餘名
往探龍山賊陣所在欲為乘夜火攻之計已悉形勢而
緣沈游擊等方在其處不敢下手本月十四日李千
福等遇賊於外城山斬首一級射殺十餘名十五日
又戰於外城山韓士立等斬頭一級射殺九名十七

日又遇賊於外城山賊兵二百餘名我軍十四人突
入亂射賊奔北而去李千福等射殺又十餘名其餘
射中者甚多近日我軍無不思奮爭先擊賊賊氣亦
衰見輒奔北而緣唐將往來禁約賊兵不出而我軍
亦不敢薄戰城下以待天兵入城之日少復窮天
之讐豈意天將終與此賊講解至於抑勒我軍不
得報復十七日周弘謨等拿致成沐千軍中查究捕
倭何人者索因韓士立等城山之戰而然也我國兵
力寡弱不能自振而欲倚賴天兵終至於此憤痛
欲死而無如之何

馳啓提督發向京城隨後前進狀四月二十一日在臨津

本月十九日午時查統兵率兵發向坡州申時提督率大軍繼至東坡臣就去問安提督答云知道且云今日追擊賊尾如何蓋提督以臣等每請進兵故以此言之其意則近於不誠二十日朝提督盡率大軍發向京城臨發臣與接待使等力言倭奴狡詐不還王子經略牌文亦有順則撫送則勦之語今既逆命請速進兵且我軍方欲渡漢追躡願老爺明白分付提督不甚諱聽謾答曰任汝兵力且曰爾國將官不待王子之出而先為入戰甚可惡因即上馬而

去京城體探人言城中賊幾盡出去而沈游擊及天使兩人同行王子心不放出極為痛心欲死無地已令金羅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嶺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鄭希玄等急速前進相機施行而臣亦隨後到臨津因唐兵塞路示即渡江緣由為先馳啓

隨天將入城後馳啓城中形止及分付諸將邀截賊兵狀四月二十一日

昨日提督自東坡入城事則已為馳啓臣日曠隨入城中倭賊已盡出去而天將隨後護行故諸軍不敢追擊高彥伯之軍自東大門先入擊斬落後之倭

五級李山輝自西道而入斬六級李贛斬一級而皆
畏 天將之令隱置他處臣等也權慄李廷釐成
泳等進提督門外致謝收復之意則提督答曰議政
過我今則致謝耶因云明日相見蓋臣以進兵之意
累日苦口論辯而 天將不從故其言如此城中形止
則日暮未及詳知今日諸處 廟社宮闕陵寢分道
奉審追後馳 啓計料自慕華館白骨推積城中則
人馬顛仆而死者不計其數負穢滿路人不可近人
家亦存四五分之一不勝痛哭 天將出令云倭賊
不出 王子以去伐當發兵追勦須於漢江具舡隻

云故臣即令京圻監司成泳及倡義秋義等使達夜
措置賊兵所渡浮橋則皆焚燬無一舡隻督令京畿
忠清水使所騎戰車并由罷山上送漢江而潮水甚
淺恐不得曳上用憂慮權慄高彥伯李時言鄭
希玄則使之抄發精兵先渡追勦臣前日所遣司
評定忠申視馳報內宣居怡合軍九百餘名欲為邀
截而賊兵挾道詔次多持火炮故未得下手云云使
之相攬進勦毋失機會事分付而誰是天將一路
護行書臣極難允為悶痛

分付諸人收拾京城狀城四月二十三日在京

京城新復之後事同宜創而人心危懼剽掠四行若不登時撫或誠為可虞臣即令全羅總察使申衛將趙徹率全羅道軍二百名為蔚城西道捕盜大將巡邊使李膺別將李忠令率軍四百名為東道大將使之修掃河穢撫慰居民禁武賊掠京城內外公私廬舍及各處倉穀遺在者則使之備軍守以拾而倉卒典守無人故龍山倉則令月申命使看守又令臣從事官判官金琢軍官宣傳官李山輝聽二僧之令分道收拾又令湖城都正倡義使收拾書籍又令安撫使判尹柳根以城中餘穀除出數百石賑濟飢民且

以皮穀分給京城近處居民以為種子虞侯趙撥收拾印信及疏簡軍器雜物而各司書吏書官典簿等死之之餘多錫於秋義倡義故移文兩陣使之各還本役矣臣前有體察三道之命即今東南事勢尤為緊急臣若未蒙汗免則賊豈不盡退去之際當下去料理策應而一戰之事必須大臣鎮撫無且接待天將可無跡言大誤之患

馳啓天將禁戢我軍不得追賊狀 同日

本月二十日 天兵入城事則已為狀 啓其日初 昏提督向臣等言人當發兵追擊兩國軍馬亦令回

進源速備過江船隻臣等初前分付令京坊忠清兩
水使由延山營上船隻猶恐遲緩又令左監司成泳
親去督役而使巡邊使李膺全羅巡察使權慄京
畿防緝使高彦伯平安防禦使鄭希玄兼三道防禦
使吏時言亦依前日分付山路梁德率精兵過江僧
將惟該之宣亦由楮子島近處過江而通于前道官
義之兵合力邀截二十一日早朝臣等參候提督致
謝收復京城後因言進兵之事提督即時分付人將
張世爵李如柏發一萬五千兵追之臣慮渡江船隻
猶未及期出漢江監督船隻水使丁傑李頴等海船

因灘淺未得上來有倭新造船五十餘隻我國仍朴
船四隻注來渡軍軍馬已在南岸者五六千其餘陸
續皆渡而臣等出去時路逢祖總兵自漢江還入城
中以為提督命之還來臣等固已疑之及至江上問
安於李如柏則如柏稱之病刺痛卧在江岸樹陰張
大將則已為還入日晚李大將亦稱病重乘轎入城
天兵之已渡者亦皆還渡臣等不勝疑訝痛悶臨昏
更就提督門外探候其事既而提督使掾房出言宋
經略諭帖來到禁勿追襲臣等亦不得自由且聞倭
賊以 天使一 王子在後而行若爾國兵為果能

蕩滅則天使雖被害猶之可也不然則徒傷天
使與王子於汝國實無所益經略聞之必咎吾
節制失宜其說甚多不能盡記而大既未肯欲進兵
之意臣等答以倭奴狡詐桀驁不還王子及被擄
人民而去當以重兵躡其後彼有畏懼之心然後
王子人民可有還國之望今若撥兵不追則賊何所
畏忘乎且必屯據嶺南說謀難測此時天兵雖欲
更為追勦得無已晚難及乎如此往復數次因夜深
退來三更夜不收二人押金羅監司權慄來提督處
詰問徑自渡江之意又據巡邊使李贛防禦使高彥

伯等馳報唐兵羅列江邊勿令進兵李贛先鋒將邊
良後鎖項曳地重傷歐血李贛亦被拘留江邊不使
發去又高彥伯馳報二十一日進軍在中路查將率
二十餘人列立前路使不得前進招高彥伯發怒詰
責彥伯不得已托以整齊支待之事查將全不聽從
挽留不放云提督發送追兵渡江之事不過難於臣
等之力請而姑示追擊之狀實無進兵之意故張世
爵托故還來李如柏稱病不進將士皆無闕心而未
抄出示經略牌文顯言不得自由之由如此支吾遮
說頃刻變遷此雖臣等誠意淺薄不能動人之所致

而亦緣經略與提督諸將之訂已久殆難以口舌爭
至於我國軍兵亦被處處遮截不得進去尤為痛悶
極天臣等不能自力討賊以復宗社之讎而事至於
此徒為痛哭流涕請先治臣等之罪并免重任以謝
軍民齊憤之心

奉審松山 靖陵靈幄狀四月二十三日在

臣二十日昏時自東坡入城二十一日護渡天兵
追賊事悉終日在漢江二十二日始為奉審於揚州
松山里 靖陵靈幄奉安處號痛固極呼天叩地欲
死不得朝陵使順寧君陪侍幄殿食正村由仁

前萬戶金克忠率軍數十餘名仍為侍衛矣京畿各
邑蕩敗已甚又奔走於唐兵支待頓無餘力故臣移
文于江原監司使之進排凡物而靈殿野次宿衛
孤單凡事待朝廷指揮急速不分晝夜處置臣又
奉審宗廟灰燼之餘僅辨基址三宮亦皆殘毀
不可忍言并以大駭馳啓

病未南下狀五月十五日

臣積傷氣血自前月二十四日得病危重二十餘日
不省人事昨日為始稍省人事尚未舉頭生死難知
浮橋則前以驪州牧使金億秋京圻水使李嶺在之

造排今已畢造大軍已為盡渡漢江臣言李誠
中以糧餉事隨大軍南下督運饋餉等事必已接濟
無關他餘事臣病勢如此不能料理以有旨辭緣
移文俞泓臣身受重任危病如此差復未有期限此
處及東南事勢日益危急而百不料理卧病垂死非
徒臣私計悶迫其於公事亦甚狼損敢望 朝廷速
差他人使得幹理其任以便公私

馳啓 天將驅迫諸將使不得追擊狀

當初臣未病之日 天將入城之際分付諸將使高
彥伯李時言金應瑞等從東道過江與利川府使邊

德星合勢追擊李賞及金羅監司權慄等從西道過
江與全羅兵使宣居怡及京畿左道官義兵合力追
擊因通於忠清慶尚等道使之約速軍兵一樣追擊
不意 天將查大受以下各率其軍羅列漢江之南
見有持弓矢捕賊形止者輒結縛亂打臣軍官司評
查忠別率一隊亦在竹山地內洞里斬賊五級為查
大受軍人所望見首級則僅為歲置而李忠為查大
受所歐打幾於重傷助防將洪季男亦為查軍所傷
使之自隨不能任意捕賊如李賞以下皆被拘執獨
有李時言鄭希玄邊應星等從間道棄其不見擊斬

遁歸之倭我國兵力固為寡弱而為 天將中路擄
 塞使將士解體賊兵任意退歸其為痛憤莫此為甚
 臣固以此至於憂憤添疾而無如之何今則都元帥
 金命元已為隨 天將南下而臣病重落後凡事不
 能料理伏枕垂死之中祇受 聖旨尤不勝悶痛摧
 隕之至即以有 旨內辭緣急速移文於都元帥處

料理糧餉且請急時募粟狀

六月十二日在京城

自四月二十日大軍入城之後兩湖漕運軍糧米豆
 并四萬六千餘石已盡用下龍山倉遺在倭穀三數
 不過二千餘石今已以此穀繼之其勢不出一二日

亦當竭盡此外城中倭館遺在之穀亦不滿千石各
 處我國用度及 山陵之後逐日費用其數不貲若
 天兵久留則勢不得已當以田稅之米繼之而田稅
 已捧及時方到泊者亦僅萬餘石此亦能支幾日臣
 伏聞兩湖財力無復寸餘而天兵之留在尚州者及
 近日駱叅將宋游擊等各率其軍更向湖南以兩湖
 之力彼此調度其勢百無可支京外糧穀一時俱竭
 則更無措辦之勢其為閔迫不可形言唐糧之來在
 義州者急急舡運上送而督運 御史尹敬立自初
 專掌唐糧今則遠在慶尚道唐糧之來到者亦無

勾管檢察之人不無疎漏之弊常時則戶曹專掌國
計所任至重堂上即廳雖備員察任而猶不免遺失
之患今則京城新復事同再造而判書李誠中下去
後戶曹無他堂上官即廳則皆是假官事事判談不
成頭緒極為可悶判書上來間叅判叅議中急連差
送且帶即廳數人令掌察任國家經費庶得措置大
抵今日所患莫大於糧穀匱竭如慶尚道賊兵屯據
海邊勢益鴟張而道內公私俱乏積屍相枕調軍
防備百計無策臣意全羅道各官兩麥稍熟慶欲為
購募若得數千餘石亦可以緇軍糧之且可以賑

濟飢民臣前日齊來空名告身其數不多且無四品
以下相當之職請令該司急送成送數百張以廣募
粟之路若失此時數月之後雖欲為之民間麥小必無
應募者矣上項所陳諸條 朝廷緊急相議處置近
日京城糧餉等事右議政俞泓專堂檢勅凡十曲折
必為已盡狀 啓而事係閔迫并達大槩

乞抄擇精兵以為後圖狀

請倣浙江器械多造火炮諸具以備後用狀

募京城軍卒練習浙江火炮狀

并見本集

請修葺山城以為戰守之計且慎擇守令以
收人心狀六月十三日

近日連得慶尙左監司韓孝統及兵使權應銖水使
李由義等馳報兇賊屯據於梁山機張蔚山東萊釜
山金海昌原等地勢甚鷓張造設房屋廣築城堡收
聚糧餉誓將犯晉州其勢極為可虞蓋蔚山之賊若犯
慶州以及內地則左道不可保矣梁山之賊更上直
路而昌原之賊西犯晉州以及湖南則彼此不能相
救而三道危矣夫放今日之勢當且守且戰此正古
人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賊兵雖在海

邊而中道則密陽以上已為我地當隨其所得設險
堅守必擇地勢形便要害之處或設土壘木柵多備
器械使賊不敢來犯然後蓄力乘便精擇勇軍統於
猛將飽士秣馬乘其賊勢動靜左右勦擊令賊駭然
不安賊進無所得退失所據其勢將不久而遁也因
其退遁之際半渡之時水陸合兵四面壓之則可以
全勝臣之區區愚意為今日計似無出於此者臣前
日妄獻一得請於郡邑之城急設炮樓又請修葺山
城令民入保賊至清野以待者此正欲先為固守之
計也我國自古長於守城而短於野戰頃日權慄幸

州之戰亦先得地利故賊兵多於我軍數倍盡日苦戰而終不能陷城大敗而歸賊之棄城遁歸者未必非此一戰為之助也臣以此知今日急務無大於設險堅守而一將中有識如駱叅將等所言者然請令該司急速商議如以為可行則下于諸道漸次設立而山城之可守處曉諭民間各出其力次次繕修公私穀食亦令聚在其中然要不可限以時日以傷民力在當事者善措之如何耳炮樓之制若成則誠為萬世之利但必有火藥火炮然後可以却敵如火藥不敷火炮不多則徒設無益此亦朝廷急急區

處或設局於京中多聚匠人晝夜打造千萬餘介分送諸處火藥亦令外方自為燔造使用之如水火則制敵保邦此為器利不待他求也我國人情不能先事而圖事過則輒悔數年前宣聖王所藏火藥有萬七千斤而臣其時隨在備邊司之列欲以二萬斤留京七千斤送于兩南以備倭寇而論者以為京中火藥不可濫費只數十斤充數分送竟為賊所盡有而海邊防備之處或無有一二斤之儲雖發用之其可得乎今宜深懲往事弛火藥私造之禁廣傳習鑪箒之規凡人之不能操弓者盡為火炮之軍分運作隊操

練有法紀律素行則賊何由來犯而國家之厚庶可少雪矣古人云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敵師市人而戰則雖名將猶難成功今賊退已數月事勢危迫日甚一日而中外人情未免狂夢安尚無備置之事幾於德愆度日萬一賊兵更為長驅國事無從駕之地巨之無狀窮獨寒心且嶺南則凶饑癘疫人死已殆盡自聞慶以下直至密陽數百里間人烟斷絕已虛之地雖欲有為其勢未由今宜急於兩湖多積穀策厚為賞格及其兩變之猶在民間汲汲收合則多至於萬石少亦數千餘石以此為糧既可以紬軍食

又可以招集游手以為砲樓築壘之役故臣別為狀啓亦望該司急遽舉行成送告身帖文則臣當遣帶行從事馳往購募獎不至及民而事亦可濟矣慎擇守令亦為今日急務蓋兵興以後苟且充羨民生之困於剝削未有如此時之甚惡盡憤罵至有不可忍聞者凡國家興衰撥亂之機必以先得民心為務民心既得則天意亦自然悔禍此必至之理也臣願今日諸道守令視平日更加慎擇程才量能其有功勞才器者則拔擢授任貪鄙庸劣者漸為澄汰又令監司及奉使出入之人宣布德意撫摩凋瘵若痛癢之

德政錄卷五十一
左已使四方民情仰承 國家仁恤之意如得更生
則雖勞而不怨矣近日非徒守令不體如傷之意至
於奉 命往來之人亦甚衆多督責厨傳鞭笞吏民
所至之處人皆騷動此亦更加申勅而務為除弊然
後驛路郡邑庶有一分之利矣且臣又有所慮 祖
宗朝設立巨邑皆曰一道形勢大小錯綜使之捍外
衛內其意至深遠也以京畿言之則揚州水原廣州
利川江華皆是京城藩蔽股肱之地此等之邑當須
留意別為慎擇守宰如長安之三輔洛陽之馮翊則
京城自固矣利川府使邊應星今聞為會寧府使應

臣即見金命元所通狀 啓草慶尚道之事極為危
迫賊謀兇逆難測不勝寒心無之慶尚左右道經年
兵火飢饉赤地人民死亡略盡白骨蔽野不幸而右
道則兵使連殞監司又逝人心無所維繫防備等事
無從措置種種可虞至於如此臣雖在病中而晝夜
憂迫不知所出昨日唐將駱參將來問臣疾因為暫
留亦甚念此自經略以下官有不满之語以為提督
今已撤兵將回而倭賊尚留不去提督之意或欲留
馬軍在此鎮守然馬軍若留則其弊與倭賊等地方
難支南將中皆無留者而兵亦離家其久皆不願留

惟劉綬兵新到而其人乃我親屬雖未知欲留與否
然留此則有益頃速馳啓於國王或移咨經略提
督區處可也云留兵之事必為大藥而賊兵未退則
恐亦難已况南方之兵素善禦倭其操練教習必為
我國以遠之利然此則非臣愚所能預料其利害惟
在朝廷百分商量急速善處而已今日備賊之事
一刻急於一刻抄擇冷衛之軍分配天將傳習兵
事器械乃是第一件事而賊近已過一月一無施猶
前日駭參將抄率平安道軍百名而其軍私自訴乞
不久還去臣近與參將議於城中募得火炮匠十餘

星在利川能績頗著糾合民兵稔禦盜賊故賊兵終
始不敢深入而利川境內畊耘不失其時此道重地
固當擇人然在今日則南邊賊路所經其任尤重臣
之愚意亦望姑留應星使得撫繹成緒而廣州牧使
亦十分擇人任之使廣州利川驪州三邑相比合勢
稍稍完集則其為後日之益不少矣此則但為京畿
一道而言耳他道形勢莫不皆然如忠州居國上流
控扼咽喉忠州失守則沿江數百里皆為受敵之地
其重比他邑百倍臣尚未知元慎居官之狀如何然
當今日板蕩新造之初恐非此人所了臣時未到其

處從當親見更啓計料而所以並為預陳者欲令
朝廷凡此等緊重守令一頓棄於差除之日毋致逆
代紛然之弊臣本以無狀後前負國孤息久在行
間無一寸効不意數月危病纏身性命如縷乞免重
任更代他人以紓國亂而待命踰月尚無指揮病
若漸蘇竊欲扶曳南去目見事益艱難臣之精神才
力萬無報塞之貽而疾病昏瘖之中時有一二妄見
不得不仰陳於無聽之下不自知量罪涉僭越惶
恐無地

請募兵練習因乞遣免狀

人年少可教者三十餘人今日為始送于叅將處使
之學習但必資以糧料然後可以無散故欲除出城
中賊窟落庭米給料此後應募之人必不止此朝
廷早為事自別擇將帥二人分為左右隊領之日夜
訓練而又連續加抄外方精勇之人次次傳習如臣
前日所陳庶有成效若又悠悠都不濟事臣之病勢
則大勢少減而元氣大敗一室之內杖而後起至於
精神志慮益甚顛錯軍國重事決難料理而痛念國
事伏欲輿病南下氣力難任罪無所逃臣意必須
朝廷早為處置或代以他大臣經理東南以赴事機

之惡然後庶無後悔

懲必錄卷之十二

懲必錄卷之十三

辰巳錄

病後南下狀 六月二十日

臣久病之餘元氣憊敗不能出門戶今月十八日始
奉審于松山十九日與諸宰會議狀 啓伏念臣冒
受重任時未遑免討賊方急適曰狗馬之疾初不得
與都元帥一時南下留滯累月罪戾益積今雖氣力
如此而南方事勢日急一日不敢頃刻自安今日朝
往辭提督則提督使通言凡事應自理但慎勿
輕易也臣且聞提督出牌文欲西還與右相俞泓請

少駐策應南邊之事提督答曰境內無賊然後我當
還去云臣聞劉綬兵十三日自高州南下駱參將等
亦皆率兵以去萬一與我兵合勢水陸並進則庶可
蕩滅殘寇於海上以復不共一天之讎而諸將相持
已久尚無消息臣不得已扶曳下去欲觀其勢今日
提督他餘所言應在右相俞泓狀 啓臣不為具狀
馳 啓慶尚道賊勢危急狀 六月二十日

臣昨昨日書狀封送即時申時發自慶州徹夜而行
昨日到大丘當日朝參拜劉綬兵極陳事急請援之
由則頗有掣肘不能自由之意乃即成稟帖馳報宋
經略與李提督處觀其意思不無坐待回下之計事
將無及至為痛悶即刻到付忠清兵使黃進十六日
成貼馳報內昌原留賊與金海熊川之賊合勢將向
咸安咸安城池淺薄各將所持兵糧僅支數日之用
賊若屯據城外高山曠野相持則保守極難故全羅
都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贊等相議令全羅兵使宣
居怡助防將李繼鄭京畿助防將洪季男奉道助防
將鄭名世慶尚右兵使崔慶會義兵將高從厚領兵
本月十四日發自咸安十五日來陣晉州俄有全羅
道捍後將扶安縣監軍官金漢希馳告內昌原瀰漫

之賊先鋒十五日未明時直越竹嶺已入咸安事進
告又十六日京畿助防將洪季勇親自馳來言內同
日卯時咸安來入之賊不知其數出來晉州地盤城
縣屯聚距晉州四十里必是欲犯晉州之計云諸處
之賊合勢衝突果如前日被虜人所言故晉州城中
諸將方約束把守而金羅兵使及京畿助防將則曰
巡邊使關率兵向宜寧地此等賊勢緊急緣由直告
於天將急速赴援事牒呈一時到付巡邊使李管
十六日成貼馳報內十五日成安之賊分散四出江
越邊上下焚蕩云云故先送唐尚左兵使高彥伯使

與星州牧使郭再佑合軍把截即見郭再佑馳報賊
艇百餘隻自鵲院上來到尺堂津下陸去牧使結陣
處五里許安國老家焚蕩故發送義兵軍及左兵使
軍使之勦擊事馳報又左兵使高彥伯馳報內宜寧
地五骨里賊倭先鋒五十餘名焚蕩與星州牧使合
軍追擊事馳報賊勢甚盛四面充斥而諸將皆赴晉
州此處則只有巡邊使左兵使星州牧使而所率軍
兵不滿六百以此備禦無計左道諸將急速起送
天兵亦為請來繼援事牒呈又一時到付督捕使朴
晉防禦使李時言全應瑞鄭希玄等同狀十八日成

貼馳報山當日到付容陽府使並慶新馳報靈山境
內賊無數未泊又賊百餘名自買浦府地境熊峴
向去府使率軍二十餘名不意追逐多數射殺云云
而靈山餘賊還向買浦不無衝突直路之患故使軍
官朴守蒙等抄率精銳與密陽府使合勢防遏買浦
之賊而諸將等方抄率精銳馳向靈山以為乘機勦
擊之計事雖報臣同此商度咸安避出之諸將入守
晉州者其數似多足可隄防而所忠軍糧之絕若或
持久勢難支吾宜寧所授之軍果為數少加送援兵
固是得計而右道及直路扼截亦不可虛適值崔遠

率軍來到星州故使之曰率所領武士急急馳赴與
右道監司約束為接運糧官趙信道所管糧料已盡
輸運更無可為之事而生長咸安熟諳晉州等處形
勢力云故別為督戰官送于崔遠處使之極力措置大
緊賊勢極熾諸處衝突將有下戰之勢而兵孤糧盡
環視本道已無可及之事只恃天將之赴救而又
有掣肘相碍之端尤為痛悶輒將告急文字連稟劉
總兵庶幾動心而各處將官更為嚴勅期於收拾先
將已到之報急此馳啓

馳啓晉州陷城狀七月五日

臣在京時聞慶尚左道兵勢孤弱及出城之後聞都元帥金命元留慶尚欲就議事將發向左道及到道內聞晉州事急即馳向右道而蕩敗之餘終日行路不見一人驛路不通文報不傳星州昔慶則糧料掃如一行飢困不得已寸前進轉向高靈及到安彥驛有一驛子自下而來乃持巡察使行移往戶曹劄書李誠中慶者曰晉州已於前月二十九日為賊所陷臣不勝驚痛之至即馳到高靈則文報猶不來而所傳之言果似非虛皆以為賊累犯累退不意二十九日天雨城毀數延長賊兵乘時亂入我軍不能

禦入城之將則時未知其某人被害矣督捕使朴晉都元帥軍官朴宗男率軍結陣于高靈草溪之境而賊兵昨日已入草溪云距此只數十餘里人心危懼莫保頃刻大槩右道一境已為空虛之地而此縣自全羅道輸到軍糧千餘石亦露積在外賊若衝突皆當被奪臣方令差使負與德縣監李佶暫為移置僻處矣劉總兵之軍今日自大丘來此結陣於縣南山上而其數不多其委官率來者云明與明明摠兵亦率大軍來駐此慶臣作為稟帖馳人請救亦未知肯許與否臣觀此賊兇狡叵測佯以巧計少授 天兵

而谷筮無已在我無軍無食日就靡潰區區南方之保障惟是晉州一邑猛將精兵多聚城內而今又不幸徒為拊心本道左右道地勢懸遠文移往復動經時日慶州等處尤甚虛疎而金命元又復適去新元帥權慄雖在湖南之境而湖南諸邑守令亦曰天兵支待盡出在外道內幾於空虛末由策應尤為悶慮

馳

啓晉州陷後本道事勢危迫狀

七月八日

晉州之陷雖曰賊兵浩大而策應之失亦為可慨臣在京時聞牧使徐禮元以天兵支待差使負米在

咸昌即移文以為晉州朝夕將被兵守城之官豈宜遠出使速還送而遷延不還及聞賊兵已迫然後僅得入城防備等事不能預先措置一也且其諸將率客兵多聚城中而無統制之人各執所見未免紛雜二也諸將當初下量事勢輕為進陣於咸安及賊兵大至狼狽奔還致賊乘勝三也鼎津若列軍固守則賊或不敢四面俱進而率皆棄去賊兵水陸俱進晉州未陷之前宜寧三嘉丹城鎮海固城泗川之地賊皆雲合援兵路斷四也諸將崔遠宣居怡以下所率之軍甚多雖不能直至城下救援而或為契兵或為

夜襲力盡乃已可也而率皆逃避山谷一不出頭晉
州之人日望援至祝手呼天而竟無一人來救遂至
於陷城屠戮之慘不可忍聞諸將聞晉州失守率皆
潰退今不知在於何處而其所經過之邑倉穀皆縱
其軍士破散無遺其中崔遠所率之軍作亂尤甚極
為痛心督捕使朴晉助防將朴名賢別將朴宗男等
始自左道來亦以元帥之令將向湖南臣以為此道
既無兵使諸將無一人見在者是委一道於賊手故
朴晉等三人姑令仍留高靈把截待變且听 天將
指揮使傳令即接伴官徐潛傑報內劉總兵已率其

軍來駐高靈其先鋒之在陝川者設向咸陽且言總
兵之意急欲進勦云云而未知畢竟如何李都督亦
率軍來高靈而道內直路各站軍糧本道不能自辦
僅以湖南之穀充備而遠處轉輸其數不敷今亦將
竭而大軍方更至分散於各邑往來不定東西奔馳
人力殫盡數日之後軍糧將無出處而湖南糧道僅
有居昌一路本道亦被衝突則何暇更念他道之事
百計千思不知所為戶曹判書李誠中病重不省人
事卧在咸昌路邊調度等事亦無料理之官惟 御
史尹敬立及誠中從事官李自海分按各處督入催

翰而物力殫竭極為可慮即又見左道監司馳報東海一帶賊船見形者甚多此豈盡為漂到之船不無彼此俱發之患元帥金命元既遠去權慄雖代為元帥而方在全羅道道里懸絕無路策應大抵右道當時保全者只晉州居昌山陰安陰四邑而今者晉州山陰又被陷沒獨有居昌安陰時無賊報而人民倉庫皆已空虛號令調發無處可施臣以庸殘無似大兵之餘精力頓不逮於前肯東王吁嘆計無所出朝廷急施長策以救顛危之勢

慶尚道賊勢危急請速具由 奏聞 天朝

狀七月

當初賊兵自京城退遁之時臣之愚識已恐盤據於慶尚道更逞凶毒到今事勢日益危迫倖以講和之說籠絡 天將而東侵西掠惟意自如晉州既陷一道更無保守之虞若慶州又有此變則嶺南之事將無着主慶嶺南既不能保則江原忠清全羅道將次第瓦解而大事去矣自沈惟敬挾倭將偕行之後道路傳說不勝籍籍或以為請以漢江分南北其說可駸不可形諸口舌臣在陝川時義兵將鄭仁弘以牛酒犒慰 天兵劉總兵語諸仁弘曰倭奴與沈惟敬

潛行欲以漢江以北為中國以南為倭地 天朝豈
為聽許萬一許之則汝國當何以為之云云仁弘親
聞其說而傳於臣臣始知道路之言亦有時自下勝
駭愕痛心之至臣竊慮凶賊既以巧計誘弄 天將
而 天兵屯守一奔師老糧匱其勢將不日潰散我
國竭生靈之膏血殫八道之財力支待大兵勢亦日
就困竭是賊坐以長策困之而後乘其弊誠可痛哭流
涕宋經路與提督既不可與論議惟望 朝廷更加
商量其此事情急急 奏聞於 天朝使無意外之
患况倭賊若據南道將以舟楫出於西海陸路更為

長驅必為中國無窮之禍非但為我國之不華此等
事情亦當明白具 奏也為十分從長善處

請具西南危急之狀求救於經路提督日一
曹判書亦誠中身元其代遠為言之狀十日

臣於本月初九日聞劉統在陝川馳赴見之總兵
頗從容談話極陳倭奴譎詐以和議緩 天兵使
不救晉州而實行吞筮今本道與湖南危在朝夕懇
乞馳救總兵言吾志不行無可言者似聞賊已向全
羅若此道不能遮截則患不可勝言吾欲發兵往救曾
招住居昌還將使之來守高靈陝川然後吾欲行軍

而號令不行然老實知湖南被兵則當隨徐等所言
而赴救須討一地圖詳載道里由經之路以求且言
此處無一將官軍亦無一人何耶臣對以諸將初
聚咸安退保各處而聞晉州之陷皆潰散向湖南以
去曾已 啓知國王必按律治罪但事勢危急如此
祖王老爺亟遣救濟總兵曰吾意亦然而不能自擅若
體探全羅賊勢虛實則當即進兵臣退具地圖一件
又為稟帖以呈總兵見畢猶言諸將不行其令不得
自由之狀縷縷不已而即多發擺撥見哨探宜寧之
賊不無進戰之意故臣姑留此日日苦勸進勦矣

捕使朴晉助防將朴名賢別將朴宗男只率疲兵五
六百與天將共遊擊把截草溪而崔遠李管李時言
則聞晉州城陷即從居昌咸陽等處遁去未知存於
何處自晉州之陷人心泣懼遠近之民荷擔以立而
湖南聲息斷絕只見權慄移文朴晉慶云倭賊已入
求禮將向谷城南原以此觀之倭之犯湖南似為的
然不勝痛悶此處之賊如宜寧岐江等地設柵屯守
其數甚多日日散出焚掠於陝川三嘉宜寧之境距
陝川四十里望軍傳告總兵披掛令軍將發而聞賊
退去乃止今日宜寧探候若來則臣當率巡察使金

後漢書卷十二
劫接伴官徐涪等庭立泣請計料糧餉支供本道則
慶慶蕩敗只以湖南諸邑出站轉輸艱難支度前來
米饌今已無盡近日則繼運路絕又全羅各邑之民
舉此者聞其道有賊變驚馬動逃散不能禁止今吳遊
擊駐草溪陝川有劉總兵居昌又有遼將五人駐軍
大丘密陽直路亦有往來 天兵或多或少出站諸
邑隨其所往顛倒追隨人困馬疲氣力都盡千思百
計不知所出即刻金泉察訪馳報內戶曹判書李誠
中又於本月初七日以病身死雖有督運 御史尹
敬立而無調度重臣事事如此尤為痛悶 朝廷急

察兩南危急之勢連續致懇於經略提督衙門今雖
已晚庶有萬一可救之望而調糧之人亦急時差出
馳送母之軍興

馳啓晉州城陷曲折狀 七月十五日

防禦使金應瑞馳報內被擄逃還人私奴萬春招內
晉州攻城時在高峯結陣處凡接戰曲折一一看審
則賊晉州城五里外東西並面及南江邊遣凡二十
八處結陣其日接戰時倭賊先為放砲城內之人亦
放銃箭賊進迫城下城內人擲射如雨賊多致死傷
還為退陣其日夜三更賊多放馬銃鼓譟大呼而城

中之人不為搖動第三日賊伐取雜草作空石
盛土城外三十步許造山四處又作四層樓閣高九
旬許俯瞰城中以為放砲之所造山造樓時城中人
無數發射死者甚多而賊不計死生死者曳出生者
進前不日成之多登其上無數放砲城中之人必無
驚懼反示揚揚自得之意賊退陣第六日黃昏諸陣
之賊咸聚一處城中人放震天雷三度落於賊中衆
賊觀其體樣之際折裂觸死者不可勝數賊不敢戰
還退第七日城中之人又放銃箭一度賊亦多死戰
數不利將欲退兵更生謀計一日伐木作板東邊有

大槐木一倭攀上其木見其城中虛實後以板子鋪
之於城外掘取其下漸訖城底第八日午時城子三
十餘把不意顏洛槐木攀上之倭一咬螺角諸陣倭
賊或騎或步一皆突進城中人弓銃搶劍俱散極力
拒戰賊徒冒死踐尸突入守城之人勢窮力竭退縮
一隅賊已入城中彼我交鋒相為血戰死者不可勝
數城中積尸如山彼我相率而死我國人溺死浮水
者亦不知其幾陷城之日不計男女兒童盡數斬殺
翌日則殺男子擒女人載艇先送釜山浦諸倭仍留
晉州其隣邑如固城河東昆陽等處日日焚蕩擄掠

又明日有騎步倭十名持踏圓印文書來泉倭聚首
爭覓曰斯速回兵入國事吾國王之命云欣欣喜悅
又明日羣倭皆向昌原金海去小人亦隨去目戀家
鄉逃來現告云云事牒報又據被擄逃回人朱義壽
招內倭賊於晉州前年退築新城地形平坦處造作
山臺凡八處俯臨城中多放鐵丸而其山臺束竹遮
障不相連續故雖放玄字銃箭幸而得中只為貫穿
而已不得摧倒渠之將帥李宗仁逐日力戰賊束竹
乘夜齊立於壕邊矢石不能入目自束竹之內亂投
瓦礫於壕中及城底頃刻顛滿賊之着鉄甲者十餘

人突進城底將為破城宗仁曰事急矣即自射臺蔽
大箭射之洞貫七賊賊少退其時忠清兵使隱於城
堞聞宗仁射殺七賊喜而起立舉頭觀望之際鐵丸
中頭口貫額仆地即曳去自初被圍黃進極力備禦
至於身擔土石肩背為之出血既而賊又以大木板
作積如箱狀外以生牛皮數重裹之載於童車之上
賊入其中直推到城下以鐵物毀城城中亂投葦草
柴木灌油爇火間燒燬而擁城底數三石賊已拔
出成坑城將頽圯城中計不知所出之際有一賊持
鐵搥大呼直進投出城坑上大石城遂頽落城中

又以拒塞不荆棘填塞賊冒死入城而城中之人亦
死戰賊終不能入適倡義使金千鎰之軍守北城聞
城毀先為驚動棄城全走賊望見從北城回以竹梯
登城三賊攀堞大呼衆賊四面俱入城不能支李宗
仁獨在守處射矢不輟俄而為鐵丸所中流血淋漓
顛仆不省人事義壽扶起不得遂自逸去云各處
馳報及取招之辭雖有詳略而大槩皆同宗仁黃進
等力戰殉國之忠尤可嘆賞而諸將金千鎰崔慶會
等聞城陷亦相携痛哭於龜石樓上自投崖下而死
城中積尸如山三十里內莫不可近而館舍閭閻溝

然一空城堞亦皆夷平賊雖退去更無完集之勢但
此乃兩南咽喉保障之地其在城中者雖盡血死巨而
四境遺民奔竄山谷賒退之後不可不趁時還集且
其境內年穀頗盛而土賊結黨橫行邑無主宰則餘
民雖欲求尋故居而自不可得臣欲差遣假牧使眼
前無可合者不得已令別營於宗另率軍士數十餘
人馳去審視後曉諭人民禁止侵掠仍為假守之任
以待 朝廷處置

承 召命發向上道狀

本月十四日臣軍官田齊安三金羅道回來持都元

帥權標賸送有旨示臣其有旨內都體察使已
為召還行在請道宣權悉委於御事臣受任累
月略無寸效罪當萬死而反蒙召還之寵感激惶
恐不知所措臣時雖未承有旨而已知有召命不可
仍在此處察任故即自陝川發向上道以待召旨
之下上去計料

請車駕早還京都以答四方顙望之心狀

七月

京城收復已久而車駕尚未還都人心之顙行日
甚即今賊兵屯據海邊無渡海之意衝東擊西勢益

鷓張而諸將策應未免稽緩且啓請往復於數千
里之外動經數月日失事機者亦多臣之愚意六
宮雖暫駐西路車駕則早還漢都以答四方萬
姓之心又經理商東毋失機會則其於中興大計係關
非輕蓋進取之事進一步則得一步退一步則失一
步自古而然伏望朝廷毋以此賊暫退而益思長
遠之慮以筮後患不勝祈祝之至濫陳瞽說惶恐無
已

馳啓賊勢方急姑留今道待都元帥來到
後上去狀七月

臣祗承 召命上來行到軍威得本道左監司韓孝
純馳報倭賊欲犯荆山慶州云雖其報未知虛實
而事勢丁憂即書面帖馳送于劉統兵請移兵近駐
慶州以為救援當日暨午純又馳報賊勢極熾蔚山
彥陽梁山等處倭賊通滿山野慶慶列陣衝介上來
之患迫在朝夕事勢甚急都元帥巡邊使以下諸將
方皆駐兵於右道及湖南之境急速指揮使之不分
晝夜馳援以救危急之勢云云臣既承 召命當急
速上去而通緣道內賊變如此都元帥以下諸將無
一留在道內者只有左兵使高彥伯在慶州而率觀

羸數百之卒無望於捍禦方張之賊慶州危急只在
朝夕而上道諸邑守令皆回出站不還人民飢餓癘
疫大熾丁壯死亡殆盡餘存者僅屬聲氣雖欲呼集
軍兵以為救援之計其路無由韓孝純欲臣少留指
揮諸將誠出於悶迫臣即時傳通於元帥使之登時
慶置惟是全羅道距此絕遠而賊兵已在慶州數十
里之近設使來犯將不能及來而臣承 命中路遲
滯且未免干預事極為惶恐姑看數日待都元帥
來本道後即時上去計科

馳 啓都元帥已到即時發行去狀

臣既成此狀 啓未及發送而軍官李惟生還自劉
總兵慶統兵答書云據來報知倭情叵測設防當嚴
今已發兵二隊先赴大丘屯守明朝統領家兵俱往
云云臣前在軍威道中聞崇山慶州事急即送稟帖
于劉總兵請速移兵救援而總兵幸即聽許賊若聞
之度有畏戢自退之望且回本惟生口傳聞都元帥
權慄亦已到陝川策應等事自當處置臣承 召已
久尚此遲滯極為惶恐即時發行言料臣大病之餘
冒暑驅馳引飲無節回成痢疾氣力委頓寸寸扶曳
恐不能計日趨程尤為惶恐

請軍威縣監柳澈仍任狀

臣行到軍威有縣民洪軸等三十餘人聯名呈狀內
縣監柳澈本以慈祥愷悌之人所以奉公恤民為事
變生之後不離境土當賊擾本邑之日定將批率設
伏要路捕斬射殺不知其數賊退後即入官家收聚
餘穀一以為軍糧一以救飢民親持穀物出入村
落至誠賑活民賴得生者甚多一境男女莫不愛戴
雖於饑饉癘疫之餘形自備存而 天幸之行軍糧
輸運之後爭先酬應不敢違令今聞與巡察復相避
當為適云當此艱難湯敗之日若失縣監則子遺殘

民為無生活之路云云臣自前蒙降詔喜於居官
今見民情參以物論果非虛語當此調度乏待百役
叢集之時善治守令不可輕選道內賊兵猶在平時
相避之法不可太拘狃激姑為仍任以慰一縣民情
且除殘民迫送之弊似為便當

以病請歸職名狀八月十六日

臣自四月以後大病之餘氣力柴敗病未盡痊而以
南方事勢危急不敢自安於遠地遂扶病馳下道中
又聞右道事急晝夜疾馳日奔走於高靈草溪之間
雖無補絲毫而賤病則日漸沉劇尋常寒熱往來淺

瀉無度引飲煩燥食氣專廢當此之時所當以死為
限不敢言病及奉 召命感激惶恐越日起程行到
江原道原州路次敬奉宣傳官賞米 聖旨又回向
堤川是日風雨大作山路艱險病遂加重寸寸前進至
忠州而終不能運身留一日踰嶺抵聞慶更留一日
冒死進程到路中大灘地不省人事顛仆於草野之
中數日內症勢乍寒乍熱有似痰癘臣自量病入膏
肓皮骨相粘見者皆謂面無人色而國事方急傳聞
吳遊擊劉德兵皆已發還尚州殊無久住之意道內
糧餉已竭湖南運糧不繼戶曹判書李誠中身死已

經一月而代食不來運糧餉軍之事日益虛疎將不成
成貌樣臣既晚來此道不知頭緒往來道路之間時
日蹉過事機愈遠身又病憊如許不堪馳驅擲好檢
舉亦難如意伏念賊兵時方屯據兇謀難測而在我
事勢一日危於一日萬一天兵以無食迫寒捲去
賊遂乘虛衝突則未知何以為計此臣之所以俯仰
寒心而中夜拊膺者也 朝廷遠於千里此間事情
容有未及盡知者如臣殘病速許鑄罷更遣重臣之
有識慮能辦大事者晝夜星馳以濟國事

請煮鹽賑救飢民狀 八月

封上吳游擊書兼陳禦賊形勢狀

請下送譯官照察天兵放糧及設下一道

奴俎貢布投衣 天兵狀

請急遣調度重臣勾管糧餉事及誅長興府

使柳希先以肅軍律狀

并見本集

陳運糧之弊狀

臣竊詳軍糧散失有三弊處豈有三難而維粟之策
乃其第一急務也當初嶺南賊勢未退之日湖南軍
糧輸到嶺路方缺賊遁四星州亂民假作倭形聲言

賊至不意突出負戴之人舉皆驚散亂民恣意偷取散失之數幾至三百石此則臣未到前盡也即令各官徵還見偷之數矣頃日晉州既陷賊向湖南聲息甚急湖南軍糧輸至雲峯南原任實之間者其數亦多而將其穀物或委棄道路或徑還其家若其既入嶺界未至站所者則到處拘留接餉 天六而事出倉皇文簿錯亂不可准信今方文移兩南監司推覈散失俵給之數矣大抵湖南各官軍糧輸運之時計其田結人馬之數准給軍糧付之監官色吏之手盤桓中路耗費萬端而及聞虛警潰散遺失如前所陳

此乃軍糧在路散失之一弊也臣意後運軍糧輸運時則或以剛明守令或以秩高軍官分路定差使各官受出時一一計給約日到境上點閱領納于站所則可無在路散失之弊矣湖南軍糧到站後即欲畢捧積峙一處而嶺南無倉廩人力可以戡守且一應刷馬專責軍糧載持馬一捧之後則必皆逃還不得已分授納者各自守直以到站先後逐日散料隨其異散始聽還歸已成各站規例而日月既久糧食自絕偷竊不已防奸無路或有恣行買賣者隨現痛治一二石耗欠則典賣牛馬即加徵納而至於十石

之外則各令本官分徵一族其畢徵輸納邈不可期矣至於劉吳諸將所駐處則軍兵自有元數散料時可無濫授之弊而各站無將留兵及道路往來哨卒自書帖字任意加數或有一人一馬而至於十者又持大斗自為斗量散料官欲辨正濫帖猥量之害則橫加鞭笞莫敢誰何任其自取以有限軍糧何能塞其無窮之欲乎此乃軍糧到站散失之一弊也臣意典守偷竊之穀則遲速間本國地方官勾當徵欠而天兵濫費之弊非臣等所能糾正且經理提督三將標下則劉吳號令亦不能禁抑自 朝廷下書于接

伴使使得出提督禁票榜示嶺路則庶有畏戢之望矣大軍一帶分設站所儲峙糧料而頃日右道賊勢緊急遼將四五負自尚州移駐居昌咸陽劉吳兩將自海平大丘移駐陝川草溪自各站移送之糧不下千石或至軍前或在中路參錯於百里間而今又遽還本站分布之糧一朝還運其勢未由數少軍糧耗散於移來移去之日者不知其幾而糧料易絕專由於此此乃軍糧移來移去散失之一弊也臣意此則臣與地方官參究去處終當推還其數而備進移來移去散失之弊者欲其 朝廷洞知糧料遷移自就耗損

之意也軍糧大米則不久將絕豆子則各站遠在通
計萬餘石露積空地今已四月不蔽雨水腐朽大半
誠為可惜欲令嶺南守令者護則湖南納者必不受
其檢勅而湖南守令則四五站只有一二員分守為
難此乃軍糧處置之一難也臣竊近觀賊勢進退
天兵去留納置一處以本官守令者護而湖南納者
皆令還送其中充其腐朽不合軍糧者則依前狀
啓各站飢民斟酌分賑宜當矣轉餉軍食會計為重
自有該曹堂之臣則自初隨其糧料有無督運繼餉
而已一自曹判書病逝所率算員等散歸京城該曹

文簿亦不分明臣只以各站用下遺在之數略加打
算而前後抵括取實為難此乃軍糧處置之一難也
臣意戶曹堂上郎廳中率算員急速下送將兩南該
曹元定及用下遺在之數一一會計但無國穀耗散
之弊宜當矣千里轉運自至欠縮既有欠縮則不得
不生徵當此公私俱竭之日刻期生徵則人不堪命
若或少緩則徵久無期生徵伸縮而民生休戚繫之
伸縮得中公私兩便最是難處此乃軍糧處置之一
難也臣意朝廷令兩南監司各別留意使隨生徵
便民生不至失業國穀不至欠縮宜當矣臣請以繼

粟之策繼之今日賊勢不可以日月期賊勢不退則
天兵不還當初所備數月之糧今已罄矣繼粟之策
一刻為急而朝廷未有指教方伯未有處分督運
一小臣徒自煎悶束手何為為今之計秋日尚晚早
穀已登嶺南左右道付種處或以貢物作米或以曰
稅引納而又從以空名帖多般募粟則隨所得多少
而可以添補軍食此事必須身自巡歷留連措置可
得就緒而臣則急於劉兵轉餉不得暫離大路左右
監司方回賊勢計不暇及臣誠痛悶焉前春督運宣
傳官二員來在左右道而受命有限界號令不遍

且武官不能懼靈亦不為有無於調度矣朝廷遠
為處置調度督運一時並舉同力措置則彼此兩便
而大事可濟矣自轉運使遷還戶曹判書病逝以來
臣有意陳述而惶恐不敢有所云云今則賊勢如是
糧絕如是左右上下道路絕遠未及周旋又如是謹
此昧死以啓

松山所安

靖陵玉體奉審後馳

啓狀

臣於前日宣靖陵奉審時病未進參今月十八日
始隨諸宰之後奉審松山所安玉體則頭面上毛
髮盡脫皮膚乾槁自脛以下肉盡骨在大緊顯是年

久之體而曾腹及寸則皮厚而堅毅不見骨節曾上甚
高背後左邊有甲有穴痕一大一小相距一分許所
見惟此耳其他皆不可雜伏念此乃變中之極變辨
別少差則事不忍言臣後生昧識罔極之中不敢輕
議如何惟在更加精審參以 陵上形止並搜索近
陵處古塚破壞與否多暇訪求或為神明所佑萬一
有得實之望

德慶錄卷之十三

